故事
DIARY
[illegible]
[illegible]
[illegible]
[illegible]
二十岁的女人，自信地以为能够遇见自己的Mr. right
次经历失败之后，金钱能买来的“下海”与“闪婚”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4）
- （5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4）
- （5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4）
- （5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4）
- （5）
- （1）

- （2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1）
- （2）
- （3）
- （4）
- （5）
- （6）

（1）

我叫唐小仙，中国人，依中国人的旧俗而言，我今年三十一岁了。不过，旧俗是应该载入史册，而不应该沿用至今的，所以，我唐小仙还不足三十岁。我未婚，每当我妈质问我为什么还未婚时，我就说："如今流行的是大仙、半仙，可您偏偏给我取名小仙。小仙是不流行的。"

今天，我的"小仙女装店"正式开业。

三十平米的店铺中，只有我一个人依偎着暖气，含情脉脉地像是依偎着一个男人。店外，大雨倾盆，我的新招牌受着洗礼。招牌是黑底银字，我刚刚撑着伞出门勘察了一番，黑漆已经褪了色，滴滴答答地染在了银色的"小仙女装店"五个大字上，弄得仙不像仙的，倒颇有些妖魔鬼怪的风范。为了节约开支，这招牌是我和蒋大哥亲自制作的，如今，也只好哑巴吃黄连，把苦汁往肚子里咽了。

蒋大哥的大名是蒋有虎。我问过他："有没有狼？有没有狮子？"

蒋大哥面红耳赤："没有，只有虎。"

为了庆祝我的女装店开业，孙佳人让花店送了花篮过来。可惜，天公不作美，它只好杵在了店内。

孙佳人给我打来电话："有没有收到我送的花圈啊？"

我啐她："呸，你送的那叫花篮，不叫花圈。"

孙佳人含糊："哎呀，都一样啦。"

我说："收到了，就在我眼前呢。"

她说一样就一样吧，总有一天，当她把花篮送到逝者亲人的手中时，就会知道不一样的。

孙佳人在那边小声说道："不说了，我要开会了。"我的哦字还含在嘴中，她那边就挂上了电话。而我这边，只好继续抱着我的暖气，赏雨。

孙佳人是我的同事，不，准确地说，是我的旧同事。我与她在赫赫有名的“金世证券”共事了不多不少足足四个年头。她小我两岁，今年不足二十八。当年她初入公司时，我已经是打拼了两年的老人了。上司把她交给我，让我带带她，之后，我就带着她一路攀升。直至今日，她的头衔从见习变成了初级，又变成了中级。自然而然，我的头衔，也攀升到了高级。

（2）

不过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竟没有识出孙佳人的“蛇蝎心肠”。是她，就是她，“恩将仇报”地逼我走出了“金世证券”的大门，而且一去就不必复返了。而孙佳人逼迫我的方式极其隐蔽，也极其不费吹灰之力。她只是，结婚了而已。

在孙佳人结婚之前，我已参加过九场同事的婚礼。我就好比是一锅煮沸的粥，不断地，不断地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，到了孙佳人的婚礼时，我终于沸腾了锅，顶开了锅盖，淌满灶台，漫了一地。

我，唐小仙，近三十岁了，谈过四场恋爱，场场推心置腹，结果，下场却是如今的大龄未婚女青年。出席了孙佳人的婚礼后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参加电视台的一场婚介节目，主持人介绍我说：“这是大龄未婚女中年，唐小仙，今年四十二岁，现任“金世证券”的执行总裁。”全场掌声雷动，我满脸的皱纹中填满了脂粉。

那之后，我递上辞呈，上司几乎趴下，拉扯着我的裤脚乞求我不要离开。而我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，昂首挺胸地迈开步子，拖着他在地板上划出一道血路。终于，我离开了。

今天是周二，大雨倾盆的周二。“小仙女装店”的开业就像小草破土一般无声无息，店外行人寥寥无几，个个撑着伞似流星一般划过。

我昏昏欲睡，我妈的预言缭绕在耳畔：“下海？你一个三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要下海？你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怎么下海？”

我嘴中啃着鸡腿：“我是要开女装店，又不是要盖房子，扛什么？提什么？”

我妈一锅铲打在我的头上：“淹死你算了。”

等一只鸡腿入了我的肚子，我妈又说：“小仙，开男装店吧，可以认识男人啊。”

我将鸡腿骨准确地掷入垃圾筒：“男人？我不稀罕。”

大龄未婚女青年说不稀罕男人的话，十有八九是言不由衷的。

“小仙女装店”的第一位客人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。那人用屁股顶开了门，把雨伞收拢放在了店门后面，再倒退着进了店。我站直身子，微微颔首：“欢迎光临。今天本店第一天开业，您是本店的第一位客人，我将赠您一张‘永久八折卡’。”我像播音员一样播报完了这段已倒背如流的开场白后，才发现那人竟然是个男人。

那男人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，被雨淋湿的地方，像是深灰色的印花。他的头发烫了小卷，留有刘海儿，遮住了眉毛。他看都不看我，只顾环视四周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我气结：长没长眼睛啊？会用屁股开门，怎么不会用屁股识字？我把“永久八折卡”藏在手心里，心想：与其给他，还不如拿来垫桌子腿儿。

想归想，我的语声依旧甜美：“您好，这是‘小仙女装店’。”

那男人眯缝着眼睛：“小仙女？小仙女什么？”

我喘上一大口气：“小仙，女装店，不是小仙女。”

男人挠了挠头：“女装店？这儿不卖鱿鱼丝了？不卖牛肉干了？”

我字字铿锵：“不卖了。零食店早关门了。”

男人不依不饶：“怎么会？那么好吃，为什么关门？”

我反问他：“那么好吃，你却一个月都没来过？”

零食店关了一个月了，在这一个月中，我唐小仙租下了这片店面，女装店由此诞生。

男人说：“我去外地工作了三个月，今天才回来。”

（3）

我坐了下来：他去不去外地，何时回来，与我何干？我不如盘上腿，双手合十，呼唤我的第二位客人。

男人向我走过来，眼睛却还环视着四周："这儿的装修太糟糕了，生意不会好的。"

我又站直了身："喂，你凭什么品头论足？"

男人高我一头，我仰视着他。他的刘海儿太长了，和睫毛不分彼此。他口中有糖，我闻得出来，是橘子味儿的。我暗嗤：这么高一老爷们儿，竟是零食至上。一不小心，我瞅见他大衣的肩头处，有两滴黑点儿。我自责：我那褪色的招牌啊，真是作孽。

男人耸了耸带黑点儿的肩："抱歉，打扰了。"说完，他扭身走向了门口。

我一个不小心，追了上去："喂，给你。"我把攥皱了的"永久八折卡"递到他面前。

他皱着眉看了看："我应该……用不到。"

我厉声道："用不到也拿着，这叫礼貌。何况，你可以送女朋友，送姐妹。"

男人撇撇嘴："好吧。"说完，他也从衣兜内掏出一张卡片，"那我也礼貌一下。"

那卡片上写着：郑伦，而他工作的地方叫"伦语装修工作室"。我不禁暗叹：这名字，倒是比我的"小仙"有文化多了。

大雨还在倾盆。今年，北京的雨水充沛极了。

我的第二位客人来了。她四五十岁，鬓角斑白，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推门而入，雨水从她的雨衣上和塑料袋上纷纷滑落，落在我崭新的藏青地毯上。我的心淌下两滴血来。

她开口道："新开的？"

我点点头："嗯，第一天开业。"

她用下巴指了指一位金色卷发的模特："那件多少钱啊？"

我彬彬有礼："上衣两百八，裤子二百二。"

她的下巴又偏向一位黑色直发的模特："那件呢？"

我又有礼："上下一套三百六。"

接着，她用屁股拱开了门，嘴里咕哝了一句："抢钱啊？"走了。

我呆若木鸡。屁股上的这两团肉，真是越来越神通广大了。

蒋有虎来了。我看着他把那辆价值两三万的四五手车泊在了路边，然后下了车，向我的店走来。他的目光偏向上，一定是在看那泼墨山水画般的招牌。

我给他开了店门。他一笑："生意好不好？"

我叹气："真想回'金世'啊。"

他还笑："今天天气不好，自然没生意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"

蒋有虎是我的大学校友，长我一年，同是未婚。人世间不公平十有八九，女人三十未婚叫"大龄"，而男人三十未婚，开着一辆四个轱辘齐全的车，住一套半新不旧的二室一厅，就叫黄金单身汉。我执意叫他蒋大哥，一是为了假装妙龄，二是为了扑灭他对我的非凡之念。

有句话叫"有得必有失"，也有句话叫"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"。

所以，我为了得到"小仙女装店"，而失去了一辆九成新的大红色甲壳虫。昔日，我驾着红色甲壳虫上班下班，高跟鞋一尘不染，几乎映得出倒影来。公司的女性后辈艳羡道："哇，十足的都市丽人啊。"实际上，我这丽人做得易如反掌。寄居爹娘篱下的我，不必花寸金买这北京的寸土，薪水通通砸在从头到脚的一身行头上，略有节余，再置办一辆交通工具。外加整日里搽脂抹粉，西装裙中的腰肢不盈一握，这不是丽人是什么？只不过，丽着丽着，也没丽出个丈夫，沦为了大龄女。

（4）

为了盘下这片店面，没有节余的我，不得不割舍了我的大红色坐骑。买主是孙佳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区区二十二岁的年纪，说话冲得像裂了口子的高压水管："小仙姐，你为什么要卖这车啊？是时代的脚步太匆匆，物价飞涨，养不起了吗？"我气结：你何不直接说我被时代的车轮从后至前碾过，粉身碎骨？无奈这高压水管出价出得最高，我也只得忍气吞声。人走到了刀刃前，不缩缩脖子怎么过得去？

此时，我坐在蒋有虎的车中，却应了一句《天仙配》：寒窑虽破，能避风雨呀。

蒋有虎话不多，但字字掷地有声："明天我再帮你做个新招牌吧。"我扭头看了一眼他一心一意开车的侧脸，惋惜地想：为什么不能爱上他呢？他虽不俊俏，却也周正；虽不是腰缠万贯，却也有车有房有饭碗，养家糊口不在话下。为什么，我就不能爱上他呢？如果爱了，我立马扬眉吐气，冠得夫姓。蒋唐小仙？哦，不，听上去像浆糖小仙，有效仿豆腐西施之嫌。

我妈已兢兢业业地在工作岗位上燃烧尽了青春，如今，她踏踏实实地退居家中找我麻烦。

我一进门，她就迎上来："宝贝儿，今天赚了多少？"

我讪笑："先胖不叫胖，后胖压塌炕。"

我妈不满："我问你赚了多少，你说的这是哪门子胖不胖的？"

我挥挥手，躲去洗澡了。寄居在爹娘篱下省钱归省钱，可不绝于耳的这个那个却堪比十万个为什么。

第二天是周三，晴空万里，积水呼哧呼哧地蒸发了。我的招牌上一派缥缈，若是谁能认出"小仙女装店"五个字来，我甘愿给谁磕仨儿响头。

我挽着袖子，先是拖着拖把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溜达，后是拖着吸尘器在店内的地毯上溜达，又用崭新的抹布擦了擦崭新的货架和台

面，末了，气喘吁吁地回想：之前活了三十载，竟从来没有这么自觉自愿地打扫过卫生。

第一笔生意降临得令我措手不及。

我瞅见一个女娃从我店门口一闪而过，脑后的辫子几乎与地平线平行。可一眨眼，她又退了回来，闪入了我的店："咦？新开的？"

我的热情火烧火燎："是啊，随意看看啊，有喜欢的尽管试试。"

女娃二十岁上下的年纪，两颗眼珠子灵活得像掷出手的骰子。刹那间，她瞄中一件绿茸茸的长大衣，试在身上就再也没有脱下。经过四五个回合急匆匆地讨价还价，她赏了我四百二十大元。

在欢蹦乱跳地闪出店之前，她还撂下一句："姐，我去约会了啊。祝我好运。"

我连连道："好运，好运啊。"

我将钞票攥得紧紧的，笑成一只老鼠。不用看上司的欺软怕硬，也不用看同行的笑里藏刀，我唐小仙自由自在地也能赚到钞票。可才一会儿工夫，我又愁眉不展了：有朝一日我摇身一变，变成不可多得的女企业家，接受采访时说些什么比较好呢？

整整一上午，我的店内人头络绎不绝。大妈大婶们闲得心痒痒，进店与我唠嗑："闺女，自己开的店啊？""姑娘，这么小就有自己的店了啊？""丫头，多大了，还不到二十五吧？"我笑得脸都僵了，可惜，一文不值。

（5）

为了盘下这片店面，没有节余的我，不得不割舍了我的大红色坐骑。买主是孙佳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区区二十二岁的年纪，说话冲得像裂了口子的高压水管："小仙姐，你为什么要卖这车啊？是时代的脚步太匆匆，物价飞涨，养不起了吗？"我气结：你何不直接说我被时代的车轮从后至前碾过，粉身碎骨？无奈这高压水管出价出得最高，我也只得忍气吞声。人走到了刀刃前，不缩缩脖子怎么过得去？

此时，我坐在蒋有虎的车中，却应了一句《天仙配》：寒窑虽破，能避风雨呀。

蒋有虎话不多，但字字掷地有声："明天我再帮你做个新招牌吧。"我扭头看了一眼他一心一意开车的侧脸，惋惜地想：为什么不能爱上他呢？他虽不俊俏，却也周正；虽不是腰缠万贯，却也有车有房有饭碗，养家糊口不在话下。为什么，我就不能爱上他呢？如果爱了，我立马扬眉吐气，冠得夫姓。蒋唐小仙？哦，不，听上去像浆糖小仙，有效仿豆腐西施之嫌。

我妈已兢兢业业地在工作岗位上燃烧尽了青春，如今，她踏踏实实地退居家中找我麻烦。

我一进门，她就迎上来："宝贝儿，今天赚了多少？"

我讪笑："先胖不叫胖，后胖压塌炕。"

我妈不满："我问你赚了多少，你说的这是哪门子胖不胖的？"

我挥挥手，躲去洗澡了。寄居在爹娘篱下省钱归省钱，可不绝于耳的这个那个却堪比十万个为什么。

第二天是周三，晴空万里，积水呼哧呼哧地蒸发了。我的招牌上一派缥缈，若是谁能认出"小仙女装店"五个字来，我甘愿给谁磕仨儿响头。

我挽着袖子，先是拖着拖把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溜达，后是拖着吸尘器在店内的地毯上溜达，又用崭新的抹布擦了擦崭新的货架和台

面，末了，气喘吁吁地回想：之前活了三十载，竟从来没有这么自觉自愿地打扫过卫生。

第一笔生意降临得令我措手不及。

我瞅见一个女娃从我店门口一闪而过，脑后的辫子几乎与地平线平行。可一眨眼，她又退了回来，闪入了我的店："咦？新开的？"

我的热情火烧火燎："是啊，随意看看啊，有喜欢的尽管试试。"

女娃二十岁上下的年纪，两颗眼珠子灵活得像掷出手的骰子。刹那间，她瞄中一件绿茸茸的长大衣，试在身上就再也没有脱下。经过四五个回合急匆匆地讨价还价，她赏了我四百二十大元。

在欢蹦乱跳地闪出店之前，她还撂下一句："姐，我去约会了啊。祝我好运。"

我连连道："好运，好运啊。"

我将钞票攥得紧紧的，笑成一只老鼠。不用看上司的欺软怕硬，也不用看同行的笑里藏刀，我唐小仙自由自在地也能赚到钞票。可才一会儿工夫，我又愁眉不展了：有朝一日我摇身一变，变成不可多得的女企业家，接受采访时说些什么比较好呢？

整整一上午，我的店内人头络绎不绝。大妈大婶们闲得心痒痒，进店与我唠嗑："闺女，自己开的店啊？""姑娘，这么小就有自己的店了啊？""丫头，多大了，还不到二十五吧？"我笑得脸都僵了，可惜，一文不值。

（1）

蒋有虎是个像时钟一样准时的八点上班十七点下班的公务员，他于十七点半抵达了我的店，双手提着两罐刷招牌用的漆。当时我正在手舞足蹈地招呼客人，所以直到他开了门我才看见他。他一脑门子的问号，想必是因为我店门口的新招牌。

客人掏了钱包，我对着她告辞的背影作揖："下次再来啊。"

她刚一出门，蒋有虎就问我："又宰了一个？"

我白了他一眼："一天宰了六七个，才把店租赚回了。你说，我这刀是不是太钝了？"

蒋有虎笑了笑："再磨磨。"下一句，他就问了，"门口那新招牌哪来的？"

我说了不是谎话的谎话："哦，隔行如隔山，我请专业的师傅做的。"一边说，我一边又不禁想到了长手指的郑师傅。我看了一眼蒋有虎的手，如熊掌一般。

蒋有虎一愣："今天请的？今天就做好了？"

我也一愣："哦，昨天就请了。"

哪知，蒋有虎刨根问底："那你昨天怎么不说？"

我又不禁皱了皱眉："哎呀，昨天我忘了说。"

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在我唐小仙看来，不是美德。

这时，我妈也来了。她手中提着保温桶，想必是企图塑造一个不辞辛劳给女儿送饭的慈母形象，顺道再刺探刺探我的生意。

蒋有虎站得笔直："阿姨好。"那神色，适合再配上一个少先队队礼。

我妈笑眯眯地说："嗯，虎子也在啊。"

蒋有虎的小名叫虎子，我觉得这比他的大名更具有乡土气息。虽说我的"小仙"也并不十分洋气。

我妈知道我不喜欢蒋有虎，所以她也不十分喜欢他，不过，少说也有六分拉拢。这仅仅是因为蒋有虎是她女儿仅存的裙之之臣，若再不拉拢，她怕她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男声喊她一声“妈”了。

我对蒋有虎道：“不用刷招牌了，你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我妈附和：“是啊是啊，我给小仙带饭来了，这大冷天的，你快回家吧。”

蒋有虎愣着，恋恋不舍。我又道：“顺道送送我妈吧。”

（2）

这下，我妈也一愣，心想：我坐都没坐，你就撵我？我忙给我妈抛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她带走虎子。我妈出奇地机灵，挽上蒋有虎就往门口走了："对啊对啊，送送阿姨吧。"

蒋有虎也只得退而求其次：不能与唐小仙厮守，能对唐妈妈尽尽孝道也好。只有我，一箭双雕，静了耳根。

傍晚时分，客人颇多。下班路过的，再接连上吃饱了晚餐出门溜达溜达的，我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不过，我还是在百忙之中拨拉着找出了郑伦的名片，给他打了一通电话。

我说："郑伦啊，我是小仙啊，你晚上有没有时间？"

郑伦在那边一愣："小仙？小仙女装店？"

我的嗓音甜如蜜："嗯，就是我啊。"

郑伦掉在了钱眼儿里："怎么，想请我给你装修了？"

我打马虎眼："嗯，过来商量商量嘛。"我心里盘算着：装修商量不成，就顺势商量商量别的。

郑伦驱着面包车抵达我店门口时，已是二十一点多了。

我已从店内锁了店门，躲在唯一一盏开着的灯下数钞票。数到第六遍时，我听见了敲门声，一抬眼，看见了活生生的郑伦。我心中的小鹿又欢蹦乱跳了。

我给郑伦开了门，他把手中的一大袋爆米花举到我眼前晃了晃："给你。"

我一哼，问道："一麻袋的钞票和一麻袋的零食，你选哪个？"

郑伦也一哼："钞票啊。你以为我傻啊？"

我点点头："还行，不算傻。"

哪知，郑伦又道："拿了一麻袋钞票，再去买一卡车零食。"

我翻了个白眼：我的第五个男朋友虽说不傻，但却馋。哦，馋得要命。

郑伦问我：“说吧，你想在装修上花多少钱？”

我所答非所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他一愣，答道：“二十五。”

唉，更要命了，比我小了整整五岁。我肩背小书包上学校时，他还满地爬呢。郑伦却以为我在审查他的经验，于是又说：“但我做室内设计已经六年了，而且，我手下的师傅们，个个经验丰富。”

我再开口：“那你结婚了吗？有女朋友吗？”

这下，郑伦眉头都皱了：“这和装修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执拗：“有关系。你先回答我。”

郑伦妥协：“没有，没结婚，也没有女朋友。”

我大喜，扑上前去：“那我们结婚吧。”

泼出去的水，如果可以收回来，那我愿意付出今天所有的收入去交换，可如果死活收不回来了，我是不是只好将计就计？其实，我唐小仙只不过是想说：那我们交往吧。可为什么一说出口却直接变“结婚”了？我唐小仙是鬼迷了心窍，想结婚想得五谷不分、六亲不认了。

郑伦的下巴几乎掉到了胸前：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

我吞了口口水：“我是想说，我们交往看看如何，不过，如果你赞成结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结婚。”

郑伦的眼色中透露出“这女人脑子有病”的讯息。他维持着上半身不动、下半身却托着上半身往我店门口平移的姿势。我打赌：如果这时我突然向他动手动脚，他一定会一头撞出我的玻璃店门，导致鲜血和玻璃碴子铺满地。

我慢慢举高双手，作投降状：“你别怕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脑子也没病。”

郑伦打断我：“没病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”

我一听这话，乐了：“啊？你只娶有病的？”

我给郑伦搬了把椅子，让他坐下。我又给自己搬了一把，坐在他对面。我把爆米花放在他膝盖上，还替他解开了袋口。他的手不知不

觉地就伸入了袋子，抓了两颗就往口中送去。

我说："你好好听我说。我本来呢，是想说'交往'，可一紧张，就说成了'结婚'。可我现在再一琢磨呢，觉得结婚更好啊。你看我，交过四个男朋友，结果到现在一个都不在我身边。正所谓夜长梦多。谈恋爱实在没什么意思，谈着谈着，就谈崩了。"

我的前言不搭后语竟博得了郑伦的赞同："是啊，我谈过十几次恋爱，也都崩了。"

哦，我的老天爷啊。我的第五个男朋友，我未来的夫君，竟还是个恋爱老手。我觉得自己的血压都升高了，可我却伸手抓了把爆米花。

郑伦问我："可如果不谈恋爱，怎么了解对方？不了解，怎么结婚？"

我身子向他倾去："谈是一定会谈的，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开诚布公地交谈。你看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二十五岁，未婚。而我呢，我也二十五岁，也未婚。"这话一说出口，我的脸腾地就红了。不过我再一想：待生米煮成熟饭，他总不好因为我年长区区五岁就翻脸不认人吧？

店内只留有一盏灯，灯光还昏黄。郑伦突然问了我一句："唐小仙，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做梦呢？"我小心翼翼："美梦吧？天下掉下来个唐妹妹？"郑伦摇摇头："恶梦，受困盘丝洞。"

（3）

我和郑伦今天的交谈终止于我妈打来的一通电话。我妈催我：“一个大黄花闺女，你想几点才到家啊？”

于是，我慌忙锁上了店门，又慌忙钻入了郑伦的面包车。郑伦瞪向我，我娇滴滴地道：“这么晚了，送送我吧。”

于是，郑伦开车，而我坐在他的旁边享用着爆米花。我抓了两颗喂到他嘴边，他竟面露尴尬之色。我呵斥道：“张嘴啊。”他吓了一跳，立马把嘴张得老大。一路上，我瞥见他不住地瞥我，想必他是在心想：这女人真是柔中带刚。

我愈发觉得他有趣了。

到了我家小区门口，我赖着不下车。郑伦问我：“该不会是等我送你上楼吧？”我摆摆手：“下次吧。我是想说，路上小心开车，到家后给我打电话。”郑伦瞪圆了眼：“还要打电话？”我一本正经：“废话。是你说的要互相了解啊。”

我下了车，兔子一样往小区里蹿。蹿了老远，我回头，看见郑伦的车还在。我打电话给他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
郑伦说：“我想看看你究竟是不是人类，会不会跑着跑着上了天、入了地。”

我大笑：“我不是林妹妹，也不是蜘蛛精，我就是你的女朋友，人类唐小仙。记住了吗？”

我妈一脸不悦：“大冬天的，在外面疯什么疯！”我一头扎入她怀中：“不疯，怎么给您娶女婿啊？”我妈就像施展川剧绝活“变脸”一样，把不悦变成了大悦：“是吗？交男朋友了？什么人啊？我认不认识？”

为了躲开这“十万个为什么”，我马上蹿去洗澡了。我妈追在我后面说：“哎，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孝顺啊？”

这是我妈的另一个绝活：会把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上升到“不孝顺”的高度。

郑伦给我打来电话时，我已经躺在床上了。他说：“我到家了。”我打了一个呵欠：“到家就到家吧。好，我困了，明天见。”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躲在被子里咯咯地笑，眼前浮现出郑伦呆若木鸡的模样。他一定在想：这女人一定有病。我诚心诚意打去电话，她一个呵欠就把我打发了。还明天见？见什么见！

周四中午，孙佳人手捻钱包来到我的店。她挽着我的胳膊：“哇，小仙姐，从今以后，你也是有产业的人了。”店中没有别的客人，于是我大胆道：“嗯，我的产业就是‘屠宰场’，来一个，‘宰’一个。”孙佳人装出一副待宰羔羊的嘴脸：“哇，我好怕啊。”我在她腰间拧了一把：“你都为人妻了，能不能不这么二百五啊？”

孙佳人一听这话，就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别提了，结婚可真没意思。你也知道，以前我和焦阳天天下馆子。可自从结了婚，我上了一天班，累得像孙子一样回了家，还得下厨房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外面吃太贵了，外面吃味精太多了，外面吃不卫生。我就奇了怪了，结婚前他怎么不怕啊？”

（4）

孙佳人说得唾沫横飞，我一把捂住她的嘴："停，停。我还没结婚呢，你别吓唬我。"

孙佳人扒开我的手："小仙姐，婚姻似悬崖，一念之差，天壤之别啊。"

孙佳人挑了条羊毛的及膝裙，我真心说赠她，她却也真心地坚持付了钱。

公司的午休时间只有一小时。孙佳人末了说："你看看我现在，下了班就要冲回家做饭，只剩下午休一小时能自由自在了。"说完，她踩着高跟鞋扭着腰走了。

孙佳人的忠告从我左耳朵入，又从我右耳朵出了。昔日，似火焦阳追求她时，二人走街串巷，吃尽了这皇城根下的美食；今朝，焦阳冷不丁将她困入了厨房，让她钻研柴米油盐，她免不了有天壤之别之感。可我不同，我没上过天，我一直在壤上。对我而言，西红柿炒鸡蛋，白菜炒豆腐，易如反掌。

我的右手边隔壁是一间男式衬衫店，店中雇有两名导购，一名年长，一名年幼。在这冰冻时节，衬衫乏人问津，那年幼导购就来我的店中串门："姐，你多大了？"

我说得顺口："二十五了。"

小姑娘自我介绍道："我叫小甜，十九岁。姐，我们店里的那大姐，已经三十了。我跟她都没什么话说。以后，我常来找你玩儿吧。"

我脑后淌下一滴冷汗：你姐姐我他妈也三十岁了。

小甜看看这件，摸摸那件："等我发了钱，我来买一件。"

我赔笑："好，好。"

小甜走回我身边，小声道："姐，我们店里那大姐，没结婚，也没男朋友，没客人时，天天铁青着脸，我吓都要吓死了呢。"

我又是一滴冷汗：老姑娘的一颗恨嫁心，谁人知晓啊？

到了傍晚，我接到蒋有虎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我下班后过去找你吧？”我问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蒋有虎语塞：“陪，陪你看店。”我拒绝：“你一个大男人看店，我的女客人们会不自在的。”蒋有虎又道：“那我晚上去接你吧？”我又拒绝：“不用了，蒋大哥，晚上会有人来接我的。”我搬出“大哥”巨石，砸向他的杂念。蒋有虎中招，吐血挂了电话。我叹气：我可以为他赴汤蹈火，却偏偏不可以从了他的杂念。这就叫命啊。

接下来，我唐小仙的好戏才刚刚上演。

我打电话给郑伦：“下班了吗？可以过来了吧？”郑伦嗫嚅：“又讨论结婚啊？”我以退为进：“哎呀，你急什么啊？先互相了解了解嘛。”郑伦也吐出一口血来：“喂，谁急啊？”接着，他又嗫嚅，“我手上还有工作，九点左右过去吧。”

郑伦来时，我又是已关了店门，坐在昏黄的灯下与钞票为伴。人一自负盈亏，就免不了变得市侩。郑伦也市侩，不然怎么会设计我买下他做的招牌？

我问郑伦：“工作很忙吗？”郑伦说：“很忙是好事。”

我点点头，觉得这一句铺垫已足矣。光阴似箭，寸金又难买寸光阴，铺垫太多，糟蹋光阴是罪孽。

郑伦嘴里又吃着糖，草莓味的。我的身子倾向他：“真甜。”

郑伦身子向后仰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却说：“不想干什么。走吧，送我回家。”

坐在车上，我问郑伦：“今天没带零食？”他一手扶方向盘，另一手伸入衣兜，掏出一包花生递给我：“小心吃，别把皮儿掉我车上。”

郑伦的车洁净得很，外面锃亮，里面更是一尘不染，相形之下，我卖掉的那辆甲壳虫简直是有碍观瞻。我接过花生：“掉你车上又怎样？”郑伦叹气：“还能怎样？我又得打扫了啊。”

我偷笑：瞧我这未来夫君，不但天天有零食傍身，还是个打扫的好手。我唐小仙三生有幸啊。

郑伦瞥我一眼：“笑什么呢？”我眯着眼睛看他：“笑我幸福的未来呢。”郑伦一哆嗦，心想：这女人又有犯病的迹象了。我侧过身子，几乎面对着郑伦。郑伦又一哆嗦。幸好，这面包车足宽敞，否则，说不定他会夺门而出了。

我问：“喂，你之前的女朋友们都哪去了？”郑伦文绉绉地道：“散落在天涯了。”

是呀，我之前的男朋友们也都散落了。所以说，恋爱有恋爱的幸福，但却稍纵即逝。我又问：“你怎么看婚姻？”

（5）

郑伦又瞥我，我给了他一张笑脸。他反问我：“你又怎么看？”

我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找个好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辈子互相扶持，多幸福。”

郑伦露出惊讶的眼神：“你区区二十五岁的年纪，不享受恋爱的心跳，却在追求互相扶持了？”三十岁的我脸一红，好在，隐藏在了夜色中。

又到了我家的小区门口，我和郑伦的谈论又终止了。我又磨磨蹭蹭，不肯下车。郑伦又问我：“等我送你上楼呢？”我又摆摆手：“下次吧。不过，我能不能亲你一口？”夜色中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郑伦惊得将口中的草莓糖囫囵吞下。

在我唐小仙看来，亲吻，乃测试一男一女是否可以共存的捷径。轻一点的牵手，重一点的上床，皆不具此功效。说到牵手，我一咬牙一闭眼，也大可以和蒋有虎牵一牵。再说到上床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关了灯，还不都一样？这话说得虽糙，却也正中靶心。不过，亲吻就大不相同了。若是哪个男人能吻上我的唇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闭上眼，如痴如醉地在冰天雪地中感受春暖花开，那么，我想我至少是把他当男人一般喜欢着的。

郑伦抿了抿嘴唇：“我亲你吧。”我盯着他的嘴，觉得那两片唇好看极了，不大不小，不薄不厚。

郑伦将手伸至我的脑后，把我揽近了。他的吻落在我的额头上，却正中我心。我有多久没心动过了？它平日里不疾不徐地跳，那不可称之为“动”。今日，它在郑伦的一吻下生动开来，迫着我全身的血液滚滚奔腾。

我将脸埋在郑伦的肩上，他的手抚住我的背。我轻轻地问：“郑伦，你也喜欢我，对吧？”

郑伦却较真儿：“你用了‘也’，说明你喜欢我，对吧？”

我大度：“嗯，好像是。”

郑伦顺了我的心：“那你就做我女朋友吧。”

这下，换了我较真儿：“嗯？不结婚吗？”

郑伦拍了拍我的背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急脾气？”

突然，我鼻子发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我三十岁了，竟被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视作孩子，我还可以任性，我还可以撒娇。

末了，我和郑伦还是真真正正地亲吻了。我闭上眼，觉得他的唇软而温暖。我口中充满花生的香，他口中也残留着草莓糖的甜，于是，这一切香甜极了。

（1）

周五，我一觉睡到早上六点，抻长了胳膊拿到了桌子上的手机，第五次阅读了一遍郑伦昨晚发来的短信：唐小仙小朋友，我到家了。时间太晚了，就不给你打电话了，好好睡吧。昨晚，我捧着这短信，笑得在床上打了两个滚儿。在我唐小仙的这个年纪，能像芦苇一般挑拨我心弦的，不再是“死了都要爱”的海誓山盟，而是脚踏实地的惦念。

我又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了一条大虫，睡了个不知今夕是何年，直到我妈闯进来，隔着被子往我屁股上掴了一巴掌，我才又扭曲着醒来。我妈嚷嚷：“都九点了，你还睡？店还开不开了？”我一个激灵坐直了：“九点了？”俗话是说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可我倒来了一个“人逢喜事睡得爽”。

等我打扮妥当，再乘坐公共汽车到了店门口时，时间已是近十一点了。

隔壁衬衫店的小甜看见我，颠颠地跑了出来：“姐，今天这么晚啊？”我讪笑：“啊，睡过头了。”小甜青春的脸在阳光下粉嫩粉嫩的：“自己当老板真是好啊，真自由。”我心想：你姐姐我今日的自由，是用之前七八年的不自由换来的。我实话实说：“你还不到二十岁呢，慢慢来，早晚一天会自由的。”衬衫店另一名年长的导购不知何时也走到了店门口。她铁青着脸，果然骇人。我给小甜抛了个眼色：快回去上班吧。她一偏头，瞥见铁青脸，蔫蔫地就回了店。

开业几日，店内收支仅仅平衡，钞票并没有像我想象中一般源源不断。我翻看着自己的账本，店租、装修、店内陈设，还有这一店的从广州跋山涉水而来的女装，外加上将来月月须缴的水电开支，突然觉得身上像背着座大山。这时，孙佳人打来电话：“小仙姐，明天我们去逛街如何？”我斥她：“我现在就是街，我现在是等着别人来逛我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又突然想及，自从着手筹备这间店，我手头儿紧得

连一瓶新的指甲油都再没添置过。我吸了吸鼻子：谁说老板好当啊？我们当老板的苦衷，哪是你们这群下人知晓的。

有客人进店时，我又马上咧开嘴笑了。如今，伤春悲秋是于事无补了，赚钱才是真格的。

客人穿着时髦，仰着下巴看我。我心想：莫非您眼睛长在脖子上，不仰下巴就挡上了？她伸着兰花指从店的这头，扒拉到那头，末了问了一句："件件都两百以上，你凭什么啊？"

我心中的小火苗俨然被泼了一桶油下来，立马变成熊熊大火了。我唐小仙现在是爱钱不假，是非常爱钱也不假，但我这卖两百赚二十的低盈利率，说出去一准儿会被其他店家笑掉大牙了。不等我开口，那时髦女人就走向了门口："装修这么破，卖卖日用百货还差不多。"说完，她开门走了，留下我一人咆哮道："你，你长得就和日用百货差不多。"

我在店中来回溜达，心想：我这装修这么了？白墙壁、藏青地毯、白金属色的衣架，多么简洁、多么质朴。再说了，你盯我装修干什么？你是买装修还是买衣服啊？我想着想着，就想到了郑伦。他也说过我的装修太糟糕了。我撇嘴：衣服不糟糕不就行了吗？

下午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给郑伦打了电话："如果唐小仙是你的女朋友，那你愿不愿意为小仙女装店义务装修呢？"郑伦立马道："啊？那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"

晚上，郑伦依旧在九点驾驶着面包车来接我。

郑伦思考了一下午加一傍晚，以为自己终于思考出了个所以然："唐小仙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为了省装修的钱，才死乞白赖地要和我交往啊？"

我大惊："怎么会？难道你以为你给我义务装修完了，我就会甩了你？"

郑伦一脸哀怨："难道不是吗？"

我扑哧笑了出来，觉得这大男人仿佛一只防范大灰狼的小白兔。我也换上一脸哀怨，向郑伦怀中依去："那人家嫁给你好了，这样，你该相信人家不会甩了你了吧？"我一边生长着鸡皮疙瘩，一边听郑伦叫道："啊？嫁给我？怎么好像我又中计了呢？"

我笑了。非常想嫁人的唐小仙我，觉得郑伦真的是个上佳的选择。

周六，我好好打扮了一番。人说：恋爱中的女人都分外的美。其实，是恋爱中的女人都分外地爱打扮。我穿了素色小格子的及膝大衣、窄腿的长裤和艳粉色的细跟矮靴。我妈拦住我："你穿得这么好，就显不出你店里的衣服好了。"我不以为然，刷了睫毛膏又刷了唇膏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了门。

才没过多一会儿，我的一番打扮就又得到了除了我妈之外的第二个人的赏识。

（2）

我刚走到已聚了三四个人的公车站牌下等车，那三四个人之中的一名男子就盯上了我。我没在意，心想：有人看总比没人看要好得多。不过，那男子竟还真的走了过来。他问我："请问，这是十四路公车站吗？"

我抬头看了一眼站牌，上面的十四赫赫然，油漆没有脱落，也没有被违法乱纪的小广告遮拦。我点点头："是。"

他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："我等了半天了，一辆也不来，所以问问你。"

我又点点头，勉强替他解围："是啊，这车就是比较少。"

我这一解围，那男子倒活跃了。他说："我叫文武，文武双全的文武。"

我不动声色地扫视他，他年轻极了，像个仍没毕业的大学生。他脸上有一颗青春痘，他一直企图微微侧着身子而不让我看见它，不过，它生长的位置实在是太接近鼻梁了，所以，我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。我礼貌地说道："哦，你好。"

见我没报上名来，文武追问道："你呢？你叫什么？"

我只得更礼貌了："唐小仙。"

这时，十四路公车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缓缓驶来。我对文武微微一笑一颔首，企图结束对话。哪知，文武竟和我黏着上了车，一并钻至了车尾，对话仍须继续。文武滔滔不绝，他二十三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目前在某某饮用水净化设备公司担任技术人员。他又引我开口："你也是刚毕业吧，我觉得我们年纪相仿。"

我说了久违的实话："不，我已经三十岁了。"

文武小惊了一场，却马上又道："真看不出来呢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年纪没什么意义。"

我心想：可你对我而言，也没什么意义。文武扫视我的双手，我的十指上没有戒指，也没有戴过戒指的痕迹。

公车行驶缓慢，周末的大街上依旧熙熙攘攘。

文武又问我："你这是要去哪里？"

我道："去上班。"

"周末还上班？"

"我自己开了一间店，天天须上班。"

文武又小惊："真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。"

我背脊发麻，并不乐于自己被一个小毛头称之为"女孩子"。

一路上，文武都没有下车的苗头，我也不乐于打探。直到我下了车，他却也尾随了下来："我送送你吧。"无奈，我同他一道步行至了店门口。末了，我说："你请回吧。我店中尽是女装，有男人在，客人不自在的。"文武瘪了瘪嘴，点了点头，说："好吧，再见。"

我松下一口气来，打开店门。小甜又探头探脑，她望了一眼文武的背影，小声问我："姐，你男朋友啊？"

我忙否认："才不是呢。"

小甜捂嘴笑："姐，你好厉害呀。这么几天，我看你这儿来过好几个男人了。"

我瞪她："你是说我水性杨花吗？"小甜笑着把头缩回了店中。

周末的生意红红火火，我忙得人仰马翻。我一双手当做四只来用，两片嘴皮子一张一合没完没了。郑伦给我打来电话，我也只好说："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说话啊。"郑伦善解人意："你忙你的，我晚上去接你。"

晚上近九点，我刚刚得以坐下来好好松弛松弛脚趾时，就又有人推门而入。我一看，是个男人。我再一看，看见一颗青春痘。来人正是文武。

我吃了一小惊："你怎么来了？"

文武精神抖擞："想来看看你。"

我小有不悦：我又不是动物园中的猴子大象，你想来看就来看？何况动物园还收门票呢。文武甫毕业，颇有初来乍到的风范。他直接走过来，坐在了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之上，而另一把上正坐着我。

文武没话找话："生意好不好？"

我敷衍："说得过去。"

（3）

我刚走到已聚了三四个人的公车站牌下等车，那三四个人之中的一名男子就盯上了我。我没在意，心想：有人看总比没人看要好得多。不过，那男子竟还真的走了过来。他问我："请问，这是十四路公车站吗？"

我抬头看了一眼站牌，上面的十四赫赫然，油漆没有脱落，也没有被违法乱纪的小广告遮拦。我点点头："是。"

他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："我等了半天了，一辆也不来，所以问问你。"

我又点点头，勉强替他解围："是啊，这车就是比较少。"

我这一解围，那男子倒活跃了。他说："我叫文武，文武双全的文武。"

我不动声色地扫视他，他年轻极了，像个仍没毕业的大学生。他脸上有一颗青春痘，他一直企图微微侧着身子而不让我看见它，不过，它生长的位置实在是太接近鼻梁了，所以，我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。我礼貌地说道："哦，你好。"

见我没报上名来，文武追问道："你呢？你叫什么？"

我只得更礼貌了："唐小仙。"

这时，十四路公车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缓缓驶来。我对文武微微一笑一颔首，企图结束对话。哪知，文武竟和我黏着上了车，一并钻至了车尾，对话仍须继续。文武滔滔不绝，他二十三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目前在某某饮用水净化设备公司担任技术人员。他又引我开口："你也是刚毕业吧，我觉得我们年纪相仿。"

我说了久违的实话："不，我已经三十岁了。"

文武小惊了一场，却马上又道："真看不出来呢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年纪没什么意义。"

我心想：可你对我而言，也没什么意义。文武扫视我的双手，我的十指上没有戒指，也没有戴过戒指的痕迹。

公车行驶缓慢，周末的大街上依旧熙熙攘攘。

文武又问我："你这是要去哪里？"

我道："去上班。"

"周末还上班？"

"我自己开了一间店，天天须上班。"

文武又小惊："真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。"

我背脊发麻，并不乐于自己被一个小毛头称之为"女孩子"。

一路上，文武都没有下车的苗头，我也不乐于打探。直到我下了车，他却也尾随了下来："我送送你吧。"无奈，我同他一道步行至了店门口。末了，我说："你请回吧。我店中尽是女装，有男人在，客人不自在的。"文武瘪了瘪嘴，点了点头，说："好吧，再见。"

我松下一口气来，打开店门。小甜又探头探脑，她望了一眼文武的背影，小声问我："姐，你男朋友啊？"

我忙否认："才不是呢。"

小甜捂嘴笑："姐，你好厉害呀。这么几天，我看你这儿来过好几个男人了。"

我瞪她："你是说我水性杨花吗？"小甜笑着把头缩回了店中。

周末的生意红红火火，我忙得人仰马翻。我一双手当做四只来用，两片嘴皮子一张一合没完没了。郑伦给我打来电话，我也只好说："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说话啊。"郑伦善解人意："你忙你的，我晚上去接你。"

晚上近九点，我刚刚得以坐下来好好松弛松弛脚趾时，就又有人推门而入。我一看，是个男人。我再一看，看见一颗青春痘。来人正是文武。

我吃了一小惊："你怎么来了？"

文武精神抖擞："想来看看你。"

我小有不悦：我又不是动物园中的猴子大象，你想来看就来看？何况动物园还收门票呢。文武甫毕业，颇有初来乍到的风范。他直接走过来，坐在了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之上，而另一把上正坐着我。

文武没话找话："生意好不好？"

我敷衍："说得过去。"

（1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2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3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4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5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1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2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3）

车上，郑伦问我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嫁给我？”我头头是道：“第一，我想结婚了。第二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用你觉得，我就是个好人。不过，是好人你就嫁？”我把身子侧向郑伦，嗓音似糖如蜜：“别人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你。”郑伦明显满意了，又明显想笑，可他还忍着。我也想笑：这厮，分明也喜欢着我。

我认真道：“郑伦，你何时才让我去你家？”郑伦又瞪大了眼：“去我家？”我心中明镜一般：“对啊，我先去你家拜访，你再去我家拜访，再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”郑伦抗议，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不过，我又抢话道：“喂什么喂？拜访是必须的啊。这叫尊重长辈，是不是？”郑伦又落了网，咕哝道：“这倒是。”

回到家，我给我妈正反面地展示了两遍我的手，不，应该说，我的戒指。我妈聪敏，一下子嚷道：“小仙，有人求婚了？”我点点头——的确有人求婚了，那个人，正是我唐小仙。我妈一把抱住我：“快说说，是谁？”我娓娓道来：“他叫郑伦，二十五岁，室内装修设计师。我们两情相悦。”我妈忙问道：“他家？”我也忙答道：“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。”我妈热泪盈眶：“快带回家来让妈看看。”

半夜，我睡得酣畅，只觉有人推我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仙，小仙，醒醒，妈有话问你。”我蠕动：“妈，明天再问吧。”我妈不依不饶，活生生把我从躺姿揪成了坐姿：“他才二十五岁？比你小五岁？”我闭着眼，耷拉着脑袋：“嗯。”我妈又问：“他不嫌你年纪大？”我恍惚道出真相：“我骗他说，我也二十五。”我妈一松手，我又变成了躺姿，只听到她说：“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说漏嘴的。”我放心地睡了过去。

我睡得不酣畅，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和郑伦面对面坐着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仙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分手吧。”性格不合？分手？梦中的我不言不语默默枯坐，泪水哗哗成河。

早上我醒来，脸上竟真的湿漉漉一片。

（1）

我在三○六房间的浴室中洗澡，嘴中哼着小调。我活到如今的三十岁，已告别处女膜整整十年了。十年前，我把我的第一次奉献给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。那时，我以为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了。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，我又先后成为了其他三个男人的女人。孙佳人与我不同，她的丈夫焦阳就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人。而他们第一次性生活的日子，也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。孙佳人把我的历史评价为："唐小仙，你真是放浪形骸。"我不以为然。从我十八岁到三十岁的这十二年中，我全身心铸造了长则三年，短则一载的四段爱情。说是全"身"心，自然包括心，也包括了身。

我唐小仙自认为距离"放浪形骸"还有十万八千里，主动提上床，此乃生平第一次。三十岁的有文化的我，知道"所以"和"因此"同义，也知道"夫妻生活"和"性生活"同义。所以，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在我计划和让我动心的郑伦结为夫妻前，试试"夫妻生活"是否和谐是有必要的，而有必要的同时，也是利大于弊的。我唐小仙与第三任男朋友的性生活并不和谐，那时那刻，我虽不至于因此而抗拒与他白头偕老，但此时此刻，我在婚前未雨绸缪却好过婚后不知所措。至于弊，我只祈祷郑伦别与孙佳人一般嘴脸，把"放浪"的帽子扣在我的脑袋上。

郑伦敲门，咚咚咚三响，敲得我几乎魂飞魄散，不知身处何时何处。

我拉拢浴袍，听见郑伦说道："仙儿，开门啊。"我打开门，双手叉腰："伦儿，你终于来了。"郑伦又一次作呕吐状。

我与郑伦面对面而坐，听他念念有词："小仙，我一直琢磨你这火速结婚，结婚前又火速上床的念头都是从何而来。"我反问："琢磨明白了吗？"郑伦叹气："不明白。"我清了清嗓子："郑伦，它们都是从我三十年的人生经验而来。我三十岁了，想嫁人，嫁得踏踏实实、明明白白，没有后顾之忧。"

郑伦顾不上听我的长篇大论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耳朵中嗡嗡的只有三十，三十，也许还回响着回声，十，十，十。我小声唤他："喂，郑伦，你还好吧？"郑伦眨了眨眼睛，扑哧一笑："别逗了，就你这小样儿，还三十呢？"我大喜，坐在床上颠了颠："信不信由你。"

郑伦脸上的肌肉抽动："唐小仙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"我撩拨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："小女子卖身不卖药。"郑伦吞下一口口水，向我扑了过来。我问："你不洗澡了？"郑伦深呼吸一个回合："洗，你等我啊。"

我一个人在床上呈"大"字。我的未来夫君，视洗澡如命。

孙佳人给我打来第一通电话时，郑伦才刚刚扑上床来，电话我自然没有接。孙佳人给我打来第二通至第四通电话时，我和郑伦正在深入探讨"性生活是否和谐"。孙佳人打来第五通电话时，我和郑伦已结束探讨，喘气声正此起彼伏。而孙佳人打来第六通电话时，我和郑伦已坐起了身，两对目光似乎与对方不共戴天。

刚刚，就在我喘着大气闭目养神之时，郑伦喘着大气说："小仙啊小仙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的前面一马平川。"我不悦，一扭身背对着郑伦。哪知，郑伦又道："后面倒是虎背熊腰。"我更不悦，又一扭身扭成正对着他。我开口："郑伦啊郑伦，我也没看出来，你五大三粗的，耐力却只有这么一点点。"一边说，我还一边伸了伸小拇指。郑伦大呼："耐力？一点点？唐小仙，你别血口喷人啊。刚刚是谁在我身下飘飘然的？"我双手一拍床："那我这该胖的不胖，该瘦的不瘦，一无是处，你卖的是哪门子力气啊？"

喏，就是这样了。我和郑伦四目相对，似有不共戴天之仇。

郑伦服软："我跟你开玩笑呢。"其实，如果我也服了软，那这两败俱伤的玩笑也许就此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可惜，我唐小仙混迹社会这么久，愣是没混出忍气吞声的处世之道来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我哼了一声，又道："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"

郑伦气急败坏，跳下了床，抓上裤子就往头上套，一边套一边说：“好啊你唐小仙，算你狠。行，既然我耐力只有一点点，既然我们性生活不和谐，那，那拉倒啊。”听郑伦这么一说，我心想：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哪知，郑伦又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说你三十岁了是吧？我实话实说吧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”郑伦套好了衣服也蹬好了裤子，开门就走了，走之前，撂给我一句：“不再见，老女人。”

我在床上呆若木鸡。这，这是怎么了？过程明明是和谐的，结果怎么却是不欢而散呢？郑伦这个王八蛋，竟叫我“老女人”，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？

孙佳人打来了第七通电话，我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，震得我心烦意乱。我没好气，嚷嚷了一句：“孙佳人，我不欠你钱吧？”电话那边无声无息，半晌，我又试探了一句：“喂？”这下，孙佳人突然哇哇大哭，吓得我不由自主“哎哟”一声。

孙佳人抽泣：“小仙姐?我去你家住几天行不行啊？”

“怎么，和焦阳吵架了？”我用肩膀和耳朵夹着手机，双手用来穿衣服。一个人光溜溜地置身酒店中，我直觉凄凄惨惨戚戚。

“不是吵架，是，是打架。”孙佳人依旧抽抽搭搭。

“怎么不回娘家？”我问。孙佳人北京土生土长，家境小康，但其爹娘的言谈举止更似大富之家的家长。

“不回。我孙佳人什么都不要，也得要骨气。”

（2）

孙佳人的爹娘不喜欢焦阳，只因为焦阳是从河北农村奔出来的乡下娃子。他们说过：“佳人啊，人不能越活越回去。”他们也说过：“佳人，你要是嫁了他，就等于是要养活一大家子的农村人啊。”他们还说过：“孙佳人，你要是嫁了他，就别再回这个家。”

焦阳是个工程师，至于是什么工程师，我也说不好，只知道是与供水或是供气有关。焦阳在考大学时一用力，就考来了北京。十一二年耳濡目染，他早已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北京小伙子。在孙佳人知道焦阳其实是河北农村人士时，她已经陷在爱情中不能自拔了。

我想及自己。在我知道郑伦已没有了爸爸时，我也没能把自己拔出来。

孙佳人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焦阳，两人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，又打肿脸充胖子地去欧洲挥霍了一周，就几近倾家荡产了。孙家爹娘只有佳人这一个女儿，自然不至于将她逼到走投无路，不过，他们却也真动了肝火，不顾念女儿的面子，指着焦阳的鼻子说过：“我们家真是前世欠你的。”

因为要骨气，所以不可因与夫君不和而回娘家的孙佳人叫我：“小仙姐？收容我几天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我心想：自己有烦心事时，不如听听别人的烦心事。也许我唐小仙的命比上虽不足，比下却有余。

我走出三○六房间时，包内有郑伦的两只袜子。这厮，来不及穿袜子，就从我这个老女人身边遁走了。

下午五时，我去了郑伦的“伦语装修工作室”。郑伦不在，郑伦手下的那员女将将我认出：“你就是唐小仙，是不是？‘小仙女装店’就是你的吧？郑哥他去你那边了。”我吃惊：中午十二点才因为被我贬低

了“耐力”而对我出言不逊的郑伦，下午五点又去我的店为我效犬马之劳了？

我吃惊之时，女将又伸出手来：“我叫萧之惠。”我握了握她的手，心想：智慧，好名字，不过也比不上我小仙下凡。

萧之惠又说：“恕我冒昧，你是不是郑哥的女朋友呀？”我不动声色地审视面前这冒昧的女子。她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，光亮亮的额头十分饱满，一看就看得出其中蕴藏着十二分的智慧。她有一对桃花眼，目光似醉非醉。她身穿藕荷色紧身毛衫，紧得像她的第二层皮肤。在她的壮观之下，我正如郑伦口中所说：一马平川。我笑了笑：“是呀，而且，我们计划结婚了。”萧之惠一怔：“啊，是吗？恭喜你们啊。”

我唐小仙一双法眼不屑睁两只，只睁一只我也看得出这萧之惠乃一条狐狸精。

我打车直奔了“小仙女装店”，蹑手蹑脚地趴在了店门口。郑伦真的在。他背对着我，正在对装修的工人们指手画脚。

隔壁小甜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脊背，口中还喝出一声“嘿”，吓了我一跳。小甜眯眼笑：“姐，你干吗呢？”我瞪她：“没干吗。快，你该干吗干吗去。”隔壁大龄女也飘至门口瞪小甜，小甜灰溜溜地钻回了工作岗位。

我再看向“小仙女装店”店内时，郑伦一副身躯已立定在门口了。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，我表情滑稽如小丑，他表情却无风无浪如佛像。开了门，我说：“你在啊？”郑伦点点头：“明天就完工了，我来最后看一看。”完工？最后？这两个词让没少见大风大浪的唐小仙我生出一身冷汗。

（3）

我讨好道："我刚刚去了你的工作室。"

"哦，有什么事？"郑伦眼盯着工人，好像他们是颜如玉似的。

"没什么事。我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。"萧之惠的面目让我没胆子同郑伦兜兜转转，先服软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这才是上上策。

郑伦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的大哥蒋有虎就不请自来了。蒋有虎打开店门："小仙？你，这，这是？"我迎上："蒋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儿正二度装修呢。"郑伦盯着我和蒋有虎，把蒋有虎盯得心中发毛："这，这位是？"我没来得及开口，郑伦就道："我是负责装修的。"蒋有虎哦了一声，不再把郑伦放在眼中，抓上我的胳膊就说："走，小仙，我们谈一谈。"这下，郑伦一个箭步迈上来，把我揪到了他的身后："我是唐小仙的男朋友，未婚夫。"蒋有虎又发毛："你，你不是装修的吗？"郑伦扬着下巴："也是她未婚夫。"

装修工人们也纷纷一动不动了，看着这好戏。这时，店门又被打开，孙佳人嚷嚷道："小仙姐，公司的人说你结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"孙佳人见店内一尊尊人像，惊得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又说了一句："这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"郑伦扭头问我："唐小仙，你结过婚了？"我连连否认："哎呀，怎么会啊？我是准备结婚，准备和你结婚。"郑伦瞥了一眼蒋有虎："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"

蒋有虎一个人走了，我拉着孙佳人也走了。走之前，我和郑伦还玩儿了一把异口同声，对着对方说："晚上我给你打电话。"

孙佳人唧唧喳喳："小仙姐，那男人是什么人？你男朋友？准备结婚了？公司中张三李四都知道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"我等她说得没了气儿，才所答非所问："说说吧，你和焦阳怎么了？"

孙佳人小嘴瘪了瘪，眼眶红了："他妈来了。"

焦阳的娘从河北乡下入京，一是为了看看儿子儿媳妇，二是听儿子的话，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越来越不中用的眼睛。焦娘到北京的第

一天，用不惯坐着的马桶，孙佳人只得搀扶着婆婆一趟一趟地跑公共厕所。焦娘到北京的第二天，仍用不惯坐着的马桶，孙佳人只得给婆婆买了一个小桶。这之后，孙佳人芳香的厕所就不再芳香了。在乡下活了五十余年的焦娘，并不认为人的排泄物需要时时清洁，就算孙佳人暗示了她，就算焦阳也暗示了她，她仍时时忘记清洁。

孙佳人又道："不仅仅是厕所。小仙姐，你要亲眼看看才好。她在饭桌上打喷嚏，不扭头，不掩口，像是给饭菜淋浴一样。她穿着鞋，一盘腿儿就上了床，我说她，她还说这地不脏，这鞋底儿不脏。"

孙佳人一直活在北京市中心，从小深知入家门须换鞋换衣，洗手须抹香皂，用牙签剔牙时须掩口。她没见识过农村习性，就连当初和焦阳结婚时，她也只不过是去那镇那村摆了几桌酒，摆完了，当日就回了北京。如今，焦娘的举止让她觉得匪夷所思、万恶不赦。

不过，焦阳却觉得不可赦的是孙佳人。今早，孙佳人一入厕所，就看见白花花的马桶坐圈上有黄色液体，而婆婆用的小桶就湿漉漉地立在一边。孙佳人大叫："婆婆，您就不能把坐圈掀了再倒尿吗？"婆婆一着急，再加上眼睛不中用，一下就磕在了茶几上。焦阳更着急，嚷了孙佳人："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"孙佳人也着急："我都要坐一屁股尿了，还怎么好好说话？你妈她懂不懂什么叫脏啊？"

啪，焦阳赏了孙佳人一个巴掌。

孙佳人一上午在公司又委屈又愤怒，所以给我打电话打得像夺命连环小飞刀。

我问："你婆婆，就是你口中那个比老赵和小樱桃更龌龊的人吧？"孙佳人点点头："没错，没错，还有焦阳，他最龌龊。"我叹气："佳人妹妹，快快摒弃这个词吧。她是你丈夫的母亲，她是伟大的劳动人民，她再怎么不符合你的卫生观，也万万不可用这个词。否则，你的婚姻凶多吉少啊。"孙佳人又哭了："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。"

我妈给我和孙佳人摆了一桌子菜，孙佳人吃得一嘴油光。她一边吃一边含糊道："阿姨，我认您当干妈吧。我亲妈那边，我是回不去

了。”想想也对，孙佳人的亲妈若听了孙佳人这番苦，怕是会自吹自擂自己料事如神了。

厨房中，我妈问我：“你有没有告诉郑伦啊？”我糊涂：“告诉什么？”我妈一瞪眼：“告诉他你三十岁了啊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告诉了，他不信，而且看样子，信他也不介意。”我妈大喜：“那就是万事俱备了？”可不是吗？连性生活也是和谐的，那可不是万事俱备，连东风也不欠了吗？

（1）

我打电话给郑伦时，有个女人告诉我：“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”我心想：不谋而合？心有灵犀？不过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的电话也没反应。我再打，那女人告诉我，我拨打的用户仍在通话中。如此一来，我的灵犀一说，不攻自破了。

又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打通郑伦的电话。我问：“刚刚在和谁讲电话呀？”郑伦道：“工作伙伴，公事。”我一下子想到了狐狸精萧之惠：“哪个工作伙伴呀？”郑伦一五一十：“小萧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下午你在我工作室看见的那个女孩子。”女孩子？多青春，不像我唐小仙，老女人一个。我黯然。

郑伦问我：“要不要见个面？”我从黯然一下子闪闪发光：“好啊，我过去找你。”郑伦一笑：“你在家等着，我去找你。”

我妈已熟睡，孙佳人也在接到焦阳的电话并对他大吼大叫了一番后，倦极熟睡了。

我一个人轻手轻脚地溜出家门，伫立在小区的门口踮着脚尖张望。不久，我就张望见郑伦的面包车自远而近，自小变大。他车没刹稳，我就拉开车门蹿了上去：“好冷啊。”郑伦匆匆扭大了车内的暖气：“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？外面多冷。”

我假模假式：“人家不是迫不及待想见到你嘛。”郑伦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：“我又没什么耐力，你至于迫不及待吗？”我双手捂嘴笑：“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嘛，人家是和你开玩笑嘛。”郑伦又不屑：“你口口声声人家，人家是谁啊？会不会好好说话？舌头能不能捋直了？”

我扑到郑伦身上：“我们和好吧。”郑伦挺了挺背：“那你先说说，你身边到底有几个男人啊？上次是个长着青春痘的小毛头，这次又是个愣头愣脑的书呆子，唐小仙，你还真是面面俱到啊。”我在郑伦怀中腻来腻去：“哎呀，他们两个乘以十，也比不上你身边一个萧之惠啊。该担心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”郑伦反驳：“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要是

会喜欢小萧，早就没你的事了。”我照葫芦画瓢：“我要是喜欢蒋大哥，还没你什么事了呢。”

郑伦抱着我，我也静静地让他抱着。月色旖旎，无声胜有声。我唐小仙愿意在这个男人怀中了却残生，十分愿意。

第二天是周五，孙佳人穿了我的行头去了公司。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你在公司中连续两天穿了同一身行头，别人就会对你指指点点，有的说寒酸，有的说不卫生，还有的说你前一夜在外鬼混，没着家。至于如此小题大做吗？再说了，姑奶奶我愿意又脏又寒酸的还在外鬼混，与你们有何干？不过，话虽这么说，我唐小仙那时的行头也是一天一更。

我去了“小仙女装店”，翻修工作已近尾声，装修工人与我开玩笑，叫我“老板娘”。我说：“我是这店的老板，不是老板娘。”工人却说：“可你是我们装修队的老板娘啊。”

装修队的老板郑伦在正午时分来找我吃饭，而吃饭的议题就是两个字：结婚。

郑伦对我说：“唐小仙，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。”我不紧不慢：“别看了，照片照得像劳改犯。我不骗你，我真的三十岁了。”郑伦不满：“不骗我？说自己二十五岁还叫不骗我？”我耷拉着脑袋：“因为你还年轻，而我已老去。”郑伦伸手抬起我的脑袋：“小仙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（2）

我说不出一个字，眼睛酸酸的。我听见郑伦说：“你不年轻了，你想结婚了，那么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我的泪吧嗒吧嗒的，郑伦伸手接住。我问：“你真的，真的考虑好了吗？”郑伦咧了咧嘴：“考虑好了，我就当做善事好了。你们这群大龄女青年，嫁不出去迟早神经兮兮、祸国殃民。”我哭笑不得：莫非，我唐小仙是抓住了慈善家的援手？

周六，我接到我爸从他市打来的电话：“小仙，听你妈说你能嫁出去了？”我气结：“什么叫‘能’啊？我至今未嫁，是因为我不想嫁。”我爸不同我咬文嚼字，只道：“我下周一回北京，你安排安排，让我见见你这男朋友啊。”我应允。

不过，等我爸“下周一”回到北京时，我安排他见的并不是我的男朋友，而是我的丈夫。在周一的一早，我唐小仙就和他郑伦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的要求，结为了合法夫妻。

话说回到周六，“小仙女装店”的翻修已大功告成，装修工人们在恭祝老板娘发大财之后，就排着队撤离了。

我将卷帘铁门拉下，只留离地一头高的空隙，又关上玻璃门，之后，在店中信步。墙壁上贴了以奶白色为底色的墙纸，只不过，左半边的图案是浅条纹，右半边的图案却是浅圆圈。郑伦说过，这让人觉得琳琅满目。之前的地毯被活生生扒了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咖啡色的木地板。郑伦说过，这不怕磕，不怕水，几乎比钢筋水泥更永垂不朽。店内的灯也被郑伦换过了。他说，这灯光会与太阳光一般自然。除此之外，郑伦还在墙壁上钉了错落有致的挂钩，防止我把样品挂得过分错落。

我哼着自己作曲的小曲儿，打开大包小包，让货品一件一件重见天日。我挥舞熨斗，将它们由皱巴巴变成平整。

正当我劳动得浑然忘我，隔壁小甜的一颗头颅冒在了我那道卷帘铁门之下，吓得我险些将手中的熨斗扔出。我打开玻璃门，几乎趴在

地上的小甜对我甜甜一笑："姐，你干吗呢？"我把卷帘铁门往上提了提，她这才让自己的脑袋远离了地。我说："你这个小丫头，怎么这么爱东打听西打听啊？"小甜往我店内张望："装完了？装修队走了？"我点点头："是啊。"小甜撇嘴："阿庆也走了？""阿庆？谁是阿庆？""就那个年纪最小的啊。"我恍然：想必是那个对小甜挤过眉弄过眼的小工人。真是少男少女，哪个不怀春啊。

至于郑伦，他直至夜色漆黑了才来找我。我店内的货品都已一一上架，整间店焕然一新。我将郑伦放入铁门玻璃门内，他环视，吹了一声口哨。

他拿了一块巧克力给我，我一边剥一边问他："都买好了吗？"郑伦的口中也有一块巧克力，连说话都说得香喷喷的："嗯，周一送货。"

而这个"货"，是两张双人床，两张结婚用的双人床。

我妈对我说过，如果我嫁给郑伦，务必要搬出去住。否则，我在婆婆以及婆婆的婆婆的笼罩下，必将生不如死。不过，我把她的话当做了耳边风。昨天，郑伦问我："小仙，婚后我们同我妈和我奶奶一起住，好不好？"我一惊，在一刹那间想起了我妈的话。郑伦继续道："我爸和我爷爷都不在了，我必须在她们身边。而且，我家四室一厅，我们足可以有自己的小天地。"就这样，我妈的话像一阵风般，吹了过去。

我唐小仙不爱钱，不爱男人为我买房买车。当我唐小仙爱上谁时，其他的，我什么都不爱。

新房省了，新床却不能省。郑伦说："我一个人去买，到时给你惊喜。"我应允。女人爱惊喜，我唐小仙是个女人。而床之所以买了两张，是为了婆家一张，娘家一张。我对郑伦说："我爸常常不在北京，我们两边住好不好？这样也可以陪陪我妈。"郑伦自然应允。

昨天，我并没有告诉我妈，我和郑伦没打算买房，却打算结婚了。我看着她，无从开口。孙佳人依旧住在我家，我向她和盘托出，

问她怎么办。哪知，她却说：“如果我知道怎么办，如今我就不至于住在你家了。”也对，家家的经都难念，却又各有各的难处，无从借鉴。

我回到家时，孙佳人和我妈正瘫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四条腿齐刷刷地搭在沙发前的茶几上。

（3）

电视中有一男二女，戴着苍蝇眼一样的墨镜，在接受主持人的采访。我定睛看了一眼字幕：当小三找上门来时。“小三”是第三者的小名，不知不觉盛行，听上去光明正大、百般婀娜。近来，电视上这类采访层出不穷，人们武装着墨镜、面具、围巾口罩，甚至只出声儿不露脸儿地讲述着人间丑态。节目中还少不了某一位某某专家，在那儿纸上谈兵来回说着车轱辘话。我唐小仙对此嗤之以鼻，心中大呼清官难断家务事。

孙佳人和我妈倒是看得津津有味，两人还时不时讨论：这男人也真是可怜，不过，这妻子更可怜，又不过，这小三也是可怜啊。

我又嗤之：电视台这不是混淆视听吗？迟早有一天，人们会是非不辨、黑白不明了。

我把孙佳人拉到一边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孙佳人面向我，但还眼瞅着电视：“我觉得住你这儿挺好的。”我歪了歪脑袋，挡住了孙佳人的视线：“挺好的？你脸皮还真是厚。”孙佳人撅嘴：“他妈还没走呢，我怎么回去？”我惊叹：“佳人妹妹啊，你要是等他妈走了再回去，焦阳还不休了你？那是他亲妈，生他养他的人啊，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啊。”我气结：这孙佳人，自己的家务事都还糊里糊涂呢，竟还有心思同情别人家的三角恋。

孙佳人心惊：“休了我？不至于吧？”我瞪眼吓唬她：“那我们走着瞧。”

孙佳人蔫儿成了霜打的茄子，我又凑去了我妈身边：“妈，户口本给我用用吧。”我妈一按遥控器就灭了电视，瞪着我问：“怎么，要登记了？”我羞答答：“嗯，我们商量好了，尽早登记。”我妈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：“好啊，好，先成家，再立业，两个人今后有商有量。”我引发新话题：“妈，我们俩已经立业了。我有了店，他有了工作室，我

们今后是守业。”可惜，我妈又把话题扭了回来：“哎，你们俩买房子了吗？怎么你提都没提过？”

我这只茄子也遭了霜：“妈，我们不买房子。”我妈一怔：“不买房子？那，那你们住哪儿？租房子住？”我灵机一动：“是啊，租金就付给他妈妈和我妈妈您。”我妈手中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：“小仙，你好糊涂啊。”

周日一大早，天才蒙蒙亮时，孙佳人就掀了我的被子：“喂，小仙姐，你醒醒。”我一夜辗转反侧，才刚睡下：“啊，姓孙的，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”孙佳人不滚，还揪我耳朵：“唐小仙，你醒醒。你说，我让我婆婆住酒店好不好啊？”我困得厉害，敷衍道：“好，好，太好了。”孙佳人退下了，我也睡下了。等我再醒过来时，孙佳人已不在我家了。我回忆她的话：让婆婆住酒店？而我说太好了？天啊，这好个屁啊！

我忙拨打了孙佳人的手机，不过，她没接。我忙再拨，不过，她依旧没接。

我迷迷瞪瞪地问我妈：“早上吃什么啊？”我妈像老佛爷一样嗑着瓜子看着电视：“小仙，你就要为人妻、为人儿媳、为人孙媳了。你等着谁给你准备早点啊？难道你不该为丈夫、为婆婆、为奶奶准备早点吗？”我一听这话，只觉天旋地转，不过也只得灰溜溜地入了厨房。

我一边煮牛奶，一边想：谁人不长大？谁人不伺候人？我唐小仙活到三十岁了，是时候伺候伺候别人了。

吃了早点，我就出门去与郑伦会合了。“小仙女装店”虽说已整装待发，但其老板唐小仙并不是因小失大的人。婚事当前，生意退后。其实别说是生意了，婚事当前时，万事都要退后。因此，“小仙女装店”又闭门一日。

我和郑伦的会合，也可以算作是“碰头会”。昨晚，当我告知我妈我准备寄于婆婆篱下时，郑伦也告诉了他妈，他准备娶回家的女人不

是二十五岁，而是已近而立之年。因此，今天，我和郑伦的当务之急，就是为着各自的战果而碰碰头。

郑伦一脸惬意："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妈不会介意的。"我吃惊："当真不介意？不介意我年老，也不介意我骗你？"郑伦又得意："我告诉她，我一直知道你大我五岁，骗人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我，是我骗了她。"我双手颤颤巍巍："大恩不言谢。"郑伦向我挤了挤眼睛："还望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"

郑伦替我背下"骗人"这口黑锅的义举，让我更义无反顾地扑向了他，以及婆婆和奶奶的怀抱。我唐小仙胸有成竹，有了郑伦这机灵且大无畏的中间人，我们老中青三代妇女必将其乐融融。

我向郑伦汇报："我妈担心我这一身懒骨头今后会引发家庭大战。"郑伦不以为然："你有多懒？吃饭用人喂？"我白了他一眼："我不懒。在如今这个电器自动化的年代，我事事手到擒来。"郑伦耸了耸肩："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的丈母娘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"郑伦又道："而且，我妈再宽厚不过了。你看看，她和我奶奶这对婆媳，不是相安无事吗？"我一听这话，一颗心啪嗒掉回了肚子。

不过，我万万没想到，郑伦他误导了我。我的婆婆和我婆婆的婆婆，相安归相安，但二人间却远远不?"无事"这么简单。

第八话 郑唐小仙正式诞生

我又一次拨打了孙佳人的电话。这次，她接了。

"佳人，刚刚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"

"没听见。"孙佳人的语调就像我欠了她钱。

我惊觉："莫非，你已经，说了，酒店？"

"说了。"

"啊？怎，怎么个结果？"我惴惴不安。

"结果？结果为焦阳让我去住酒店。"

完了完了，我害了孙佳人。我正这么想着，孙佳人就嚷嚷道："小仙姐，这回你可害死我了。"

孙佳人又直奔了我家，还得继续去和我妈肩并肩地看电视，嗑瓜子。而我和郑伦手挽手地直奔了商场。我唐小仙做梦梦见过一千零一次，我与我的男人为了结婚而置办被褥。我梦中的被褥是火红火红的滑缎面儿，其上绣着栩栩如生的双喜字和鸳鸯。不过，此样式却早已不时兴了，偌大的商场中也寻它不见。

我和郑伦购物购到四肢软绵绵，日用品几乎买足了一面包车。郑伦问我："我的姑奶奶，您这是要结婚啊，还是要移民外太空啊？"我振振有词："二者没什么区别，都是要展开人生的新篇章。"

坐上了车，我扭头看着身后一车的劳动果实，对郑伦说："今天真不好意思，都是你花的钱。"郑伦一脚油门踩下去："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马上结婚的人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"我一腔感动："郑伦，你真好。虽说我才刚刚开了店，变成了穷光蛋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今后一定会好好赚钱，让我们的日子更上一层楼。"郑伦也感动了："小仙，我也请你相信我。虽说我除了一间工作室之外，一无所有，今天更是欠下了一大笔信用卡的债，但我今后也一定好好赚钱，尽早让你享尽荣华富贵。"

（4）

天啊，我唐小仙突然晕车了，头好晕好晕啊。老天爷，我唐小仙是说过我不爱钱，可，可您也不至于让我陪着我的男人去偿还信用卡的债吧？这一车的东西，能不能退了去啊？

末了，我唐小仙一腔深藏的惆怅，被萧之惠打给郑伦的一通电话给打扫了。郑伦开着车，目不斜视地对电话那边的狐狸精说："两套方案他都不满意？"想必，那边的狐狸精说："嗯，都不满意。"于是郑伦说道："那我马上过去。"于是，我耷拉下一张老脸。

郑伦把我送至小区门口。我谄媚："上来坐坐吧，吃了晚饭再走？"郑伦一口回绝："不了。小萧那边正有个难缠的客户。"我也变得难缠："不嘛不嘛，人家不让你走嘛，不让你中那狐狸精的计嘛。"郑伦瞥了我一眼："唐小仙，我看你倒像个老妖精。"

眼睁睁看着郑伦的面包车被萧之惠的磁场吸走，我双脚却老老实实地吸在了地上。只因郑伦刚刚指着一车的日用品对我说："唐小仙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登记好不好？你别再患得患失了好不好？"我想想觉得也是：生米即将煮成熟饭了，她萧之惠还能把这锅掀了不成？她若真掀了，还不得烫得蜕了皮？

"信用卡"这一名词在我的脑中烟消云散了。郑伦是只潜力股，而我唐小仙是个高瞻远瞩的金融业人士。

果不其然，孙佳人又和我妈在看电视。我刚一开门，我妈就抱怨："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们都饿了。"孙佳人帮腔："都要饿死了。"我忙不迭更衣，又一溜烟入了厨房，洗米洗菜。我妈飘至厨房门口，说风凉话："今天我就扮演你婆婆。"孙佳人的声音也飘了过来："我演你奶奶。"我怒火中烧，心想：你们俩真是我祖宗。

等饭菜上了饭桌，孙佳人却一口吃不下，叹气道："小仙姐，你命真好。"我抹了把汗："当初焦阳让你下厨房，你还不是抱怨得像比窦娥还冤。"孙佳人今时不同往日："唉，如果我能有个干净的婆婆，让

我改行做厨师也行啊。”这下，我妈发了话：“你们这代人，嘴上都没个把门的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这怎么能和外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？”接着，我妈又用筷子指着我：“你以为你变成郑伦的内人，你和郑伦的妈也就能互不见外了？”我一身冷汗，忙把筷子指向孙佳人：“听见了吗？别口无遮拦，再怎么样不也能说焦阳的妈不干净啊。”

吃过晚饭，孙佳人收拾饭桌，我把我妈搀扶入她房。

我妈开门见山：“还是想要户口本？”

我作揖：“妈，求求您了。下月四日就是我三十大寿了，在这之前，我一定要结婚。”

我妈立马走向日历：“在这之前？这一共也没几天了啊。”

我紧随我妈：“明天啊，明天就是吉日啊。而且，明天我的‘小仙女装店’梅开二度，真乃双喜临门啊。”

“啊？”我妈目瞪口呆：“明，明天？”

我又把我妈搀扶到床边坐好：“妈，明天一早，我和郑伦先去登记。等晚上呢，我爸也回北京了。我们两家人见个面，吃个饭，大功告成。”

我妈口齿已不利索了：“等等，等等。难道，难道不应该先让你爸见见郑伦吗？”

“哎呀，妈，咱家您是一家之主啊，咱家您说一不二啊。”

“这，这倒是。不过，也应该先让我们两家家长见个面吧？那个，那个什么聘礼啊，嫁妆啊，都要商量商量啊。”

“哎呀，妈。繁文缛节不值得提倡。再说了，他是独子，我是独女，咱两家的钱财还不终是合二为一？”

我看得出，我妈心中的天平已稍稍倒向了我这边，于是，我又给了她一点睛之笔：“您再想想，您女儿已三十岁了，老姑娘了，老大难了。可人家郑伦正值青春好年华，我们不着急，难道要等着人家着急啊？”

这下，我妈把户口本塞到了我手上：“对，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了。”

就这样，还没等孙佳人走出厨房，我就春风满面地走出了我妈的房。

（5）

我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郑伦时，郑伦在和萧之惠吃晚饭。我一下火冒三丈："这都几点了？你没忙完赶紧忙，忙完了赶紧回家，和她吃什么饭啊你？"郑伦吧唧吧唧嘴："小仙啊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不吃我饿得慌啊。"我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："可是，可是你和她吃饭，我气得慌啊。郑伦，我是即将与你终老的女子，你，你怎么忍心活活将我气死？"郑伦被我的论调噎得咳如肺痨："唐小仙，我是即将与你终老的男子，你却忍心活活将我冤死。"

而这一夜，冤不死的郑伦始终没有回家。他始终猫在工作室中时而忧郁，时而畅怀，为一名难缠的客户鞠躬尽瘁，只因为，那名腆着大肚腩的山西客户在北京购下了六套灰头土脸的新套房，且套套皆有二百平方米上下。郑伦说："它们在眼巴巴地等着我这化妆师啊。"我却说："是你在眼巴巴地觊觎那笔化妆费吧？"郑伦叹气："有了化妆费，我才好还那笔信用卡的账啊。"我啪地挂了电话，心想：做人还是做得现实一点好。而现实是，钱还是赚得多一点好。

就这样，迫于现实，我唐小仙忍气吞声地让自己的未婚夫在结婚的前一夜，由一名叫萧之惠的女子陪伴左右。

孙佳人洗了一盘子小番茄，颗颗无懈可击，但凡有一丁点儿瑕疵的，都被她抛弃在了垃圾袋中。我接过盘子，抓了一颗丢入口中："你知不知道，刚刚厨房的水声有如瀑布声？"孙佳人不以为然："不那么洗怎么洗得干净？"我又向口中丢入一颗："这个月的水费你来缴。"我唐小仙的觉悟到不了珍惜资源，我唐小仙只想珍惜金钱。

孙佳人拨了拨同样无懈可击的短发："小仙姐，结婚的事，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"我将番茄嚼成番茄酱："没什么好考虑的。人到了什么年纪，就该做什么年纪该做的事。"孙佳人又不以为然："我作为一个过来人，送你五个字：三思而后行。"我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："我有八个字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"

孙佳人平均一周护理一次头发，护理一次脸，平均两周护理一次从头到脚。离开“金世”之前，我也会矫揉造作地以都市丽人的身份，时不时地支出此类款子。但自从离开“金世”之后，我囊中羞涩，也就得过且过、粗枝大叶了。孙佳人捻着我干枯的发梢：“你知道今天焦阳说我什么吗？”我为自己早上蒙眬中的推波助澜而惭愧：“不是说，让你去住酒店吗？”孙佳人抛开我的发梢：“除此之外，他还说我奢侈。说我花大把大把的银子砸在这副躯壳上，结果变成了徒有其表。”我一不小心笑出了声：“哈，他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啊。”孙佳人杏目圆睁：“有个屁道理啊？你看看你，银子一省，人立马枯成老树皮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我的笑声戛然而止。

今早，孙佳人回到自己家后，被告知婆婆的眼疾已被诊断为白内障，并将在几日后开刀动手术。孙佳人挽着焦阳的手建议，不如让婆婆去医院附近的酒店住吧。焦阳抡掉孙佳人的手：“你这是铁了心要撵我妈走啊？”孙佳人连连否认，说此乃两全其美之策啊，何况，酒店多舒服啊。焦阳火了：“你觉得舒服你自己去住。”孙佳人也火了，说：“好啊，我去住，你给我点钱。”这下，焦阳就自然而然扯出了“奢侈”二字，还说：“你以为我们有多少钱啊？你弄弄头发弄弄脸，钞票就都入了别人的口袋了。”

孙佳人娇嫩的脸颊上划下两滴泪来：“婚前我是爷，婚后我连孙子都不如啊。”

我对孙佳人这个无家可归的“过来人”只报以了爱莫能助的怜悯。我唐小仙知道洗头洗脸这类行为，可以在家亲力亲为，知道钞票有多花多、有少花少。而且，我唐小仙更没有乡土气息浓郁的婆婆，没有城乡间磕磕碰碰的困扰。故此，孙佳人的一席话并没有化作前车之鉴，我对婚姻的憧憬，一如既往地浓郁。

夜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身穿一袭白色礼裙，一头卷发乌黑而泛有光泽。我未施脂粉，却美如下凡仙子。这时，郑伦由远至近。他身穿白色礼服，虽不骑白马，却胜似王子。他牵上我的手，带我在

无边无际的绿野上奔跑。我的卷发在脑后弹上弹下，郑伦的声音嘹亮：“唐小仙，你好美啊。”

第二天，周一，早上六点，我被手机吵醒。郑伦给我发来短信：“户口本已到手，七点去接你。”我吵醒身边的孙佳人：“喂，我真的要结婚了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”孙佳人面目狰狞：“我好困啊，我要睡觉。”我一掌拍在她的屁股上：“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，夫妻都不和了，你还睡得着觉。”孙佳人口中龇出獠牙来：“睡不着也要睡啊。我除了要和丈夫婆婆斗，还要和公司的狗男女斗啊。”我又拍了一掌她的脑袋：“还不都是你自找的。”

（1）

孙佳人又睡了过去，一张脸孔肤如凝脂，一头棕红短发经过一夜蹂躏也依旧如丝如绸。有时你不得不承认，一沓一沓钞票砸下去，真是有镀金之功效。

我再也睡不着，看着秒针分针闲庭信步。要结婚了，我唐小仙真的要结婚了。没有八抬大轿，也没有八台奔驰，只有可坐下八个人的一台面包车。我唐小仙果真是个不求物质富足，但求精神文明建设的奇女子。

出门前，我妈紧紧拥抱了我。她热泪盈眶，好像闺女要嫁去塞外一般。我捅了捅她的腰："妈，我只不过是要去距家十公里左右的婚姻登记处而已啊。"

楼下，郑伦在面包车内打瞌睡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几乎流下哈喇子。一头枯发的我上车，他睁开惺忪睡眼："户口本、身份证，带齐了吗？"我揉了揉他乱蓬蓬如鸟窝的脑袋："怕是没有人结婚结得比我们更草率了。"郑伦伸了伸懒腰："这不叫草率，这叫麻利。"

郑伦发动了车："谢天谢地，我们两个开明的妈，成全了我们的麻利。"我侧过身子，正对着郑伦："我是哭诉了我的大龄，才从我妈手中抢下了户口本。你呢？"郑伦得意扬扬地摇头晃脑："我是哭诉了全社会的物欲横流，说三生有幸才修来你这么一个不要房、不要车、不要排场，只重情欲和肉欲的女人。""情欲和肉欲？"我大呼，"天啊，你大可用更文明的词语啊，比如性情中人。"

郑伦不拘小节："总之，我妈听我言之有理，就匆匆将户口本奉上了。"细想想也的确有理。不要我这等脚踏实地、勤俭持家，又乐于承欢老辈膝下的儿媳妇，难道要目中无人、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吗？

婚姻登记处八点半开门，而我和郑伦七点半就抵达了门口。我打了个呵欠："来得太早了。"郑伦伸手大力晃我的脑袋："喂，你醒醒。来得这么早，我是别有用心啊。"我只觉脸颊上的肉都被郑伦晃颤了，

声音也跟着颤：“有何用心啊？”郑伦住了手：“唐小仙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儿是婚姻登记处，庄严而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关。你，真的愿意做我的合

（2）

法妻子吗？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清楚。”

我睁大了眼睛，并不觉得这没有国徽也没有警卫的大门口有多么庄严，不过，我唐小仙也不至于把婚姻当儿戏。我脱口而出：“郑伦，你是不是还心存侥幸，妄想我临阵脱逃，再多饶你几年自由光阴？”郑伦兴许是因为困，兴许是因为含情脉脉，总之他双眼迷离：“我是已考虑清楚了，不惜舍自由，而成全你。”我一掌推上他的正脸：“我呸。我还抛头颅洒热血成全你呢。”郑伦在我掌下大笑：“哈哈，我越来越憧憬我们的婚姻了。”

郑伦小憩了，而我遵从他的话，以一颗庄严的心思前想后，我到底愿不愿意做他的合法妻子。我对他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情，他也没有给我高枕无忧的未来，但对于渴望婚姻的我而言，他是我当下最渴望嫁的人了。如果我今年二十岁，我不会嫁他，只会日夜甜言蜜语、独断独行。如果我今年四十岁，我也不会嫁他，只会举着单身主义的旗帜，在单身的道路上有始有终。可我唐小仙今年不多不少正好三十岁，我，没什么好考虑的了。

我把嘴贴在郑伦的耳朵上：“我是真心愿意做你的妻子，我对婚姻忠贞不渝、一生一世。”郑伦眼睛睁都没睁，伸手推开我：“别动不动就一生一世啊，这婚姻如果经营得不好，咱可得二话不说就拆伙啊。”我气结：拆伙？离婚？我一个离过婚的中年妇女，今后谁来问津？这时，郑伦又开口：“届时，我作为一个有过婚姻经历，并从中吸取了教训的成熟男人，身价必将大涨啊。”我险些背过气儿去：我，末了成了他的“教训”了？

八点四十分左右，我唐小仙和他郑伦结为了合法夫妻。在办手续的过程中，我的手始终被郑伦的手握着。办好了手续，两本红艳艳的结婚证书一到手，郑伦的手就离开了我的手。我只见他左手拍着嘴打了个呵欠，右手揉了揉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啊，好困啊。我要回家

睡觉了。”作为妻子的我通情达理：“那你快回家吧，我自己坐公车去店里就行了。”想不到，我万万想不到，郑伦竟对我的客气话采取了不客气的反应。他说：“好啊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”

我双脚粘在地上，再度欲擒故纵：“那你先走吧，我去洗手间。”这下更好了，郑伦大踏步地就走了，走之前只说：“我睡醒了给你打电话。”

（1）

我失魂落魄地飘向洗手间，心想：孙佳人的话是至理名言，婚前婚后一线之差，天壤之别。我边想边飘入洗手间，一句话正好传入耳中："女大五，白受苦。"我一怔，只觉这声音耳熟。接着，另一个声音附和："可不是吗？等男人功成名就了，她也人老珠黄了，这不是白受苦又是什么？"

晴天霹雳。我辨出这两个嗓音，正是出自给我和郑伦颁发结婚证的那二女之喉。那二女，皆四十岁上下，刚刚还如天使般祝我们幸福，现下就来议论我这大男人五岁的女人今后如何白受苦了。真是活脱脱的魔鬼！

我咬牙切齿地又飘出了洗手间。

公车上，我妈打来电话："领了吗？"

我有如行尸走肉："领了。"

我唐小仙已是已婚人士了。平白无故地，我在这世上多了郑家一家亲人。我拥有的财产，也须分他郑伦一半了。虽说，我倒也没什么财产。而且今后，我炯炯的双目中只能有他郑伦一人了，否则，我就会被扣上违法乱纪的帽子。如此说来，结婚的代名词，乃脱胎换骨、重新为人。

我佝偻着背，吊着拉环，不知这次重新为人是幸还是不幸。为什么此时此刻郑伦不在我身边？为什么我会耳闻"女大五，白受苦"这番鬼话？我唐小仙在新婚之日，为什么只觉棋错一着？猛地，司机一脚刹车，我张着惊慌的大嘴，眼睁睁地目睹自己的手与拉环分别。我自车尾扑至车头，尴尬不堪。妈的，全车人不多，座更少，只有我一人站立。我唐小仙前世罪孽深重吗？否则为何今生连结婚都结得灰头土脸？

"小仙女装店"重装开业，有人送来花篮。这次，送者并不是将花篮和花圈混为一谈的孙佳人，而是大脑门儿蕴含大智慧的萧之惠。随

花篮一并送到的还有一张卡片，其上写有：祝财源滚滚。

我将花篮置于店门口，喜气洋洋。如今郑伦已是我唐小仙的人了，萧之惠她若识时务，就来与我交好，她若执迷不悟，去与郑伦交好，我大可以去法院状告她破坏和美家庭，破坏安定社会。

小甜在我店中欷歔不已："哇，这一翻修，真是不一样啊。姐，我一下子觉得，我买不起你这儿的衣服了。"我悲喜交加，喜是喜在我这宰客的大刀即将由钝变利，而悲是悲在人民大众智商的低下。"包装"二字横行霸道，旨在换汤不换药，价值却蹿高。我包装了店面，小甜立马就对店中的衣服给予了"买不起"的赞誉。

一上午，也没有大娘大婶来与我闲谈。我向店外张望，还真先后望见了几张熟面孔。她们路过我的店去超市，再从超市拎着大袋小袋路过我的店回家。她们望向我的店内，有的一愣，有的面无神情，总之，谁都没沾我的店门。谁也不认为，我这明晃晃到有如金碧辉煌的女装店，可以供她们打发时光家长里短。也许，我该把招牌上的"女装"二字换成"时装"，这就更上一层楼了。

中午，小甜给我买来一套煎饼。由于它出自对面商场内的美食城，由于它看似卫生，看似营养，所以它一套就价值人民币六元。它也是包装的典范。同样的绿豆面儿、鸡蛋，同样的薄脆，搬入了美食城，价值就翻了番。为了不破坏我店内的总体视觉效果，我躲入了试衣间啃噬煎饼。曾几何时，我还大咧咧地在店内一边溜达一边吸溜拉面呢。可如今，我已知不好意思了。

（2）

店门打开。我把煎饼三裹两裹藏入货柜，去招呼客人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客人就付了钱，拎走了一条喇叭口长裤。付钱之前她也曾问："能不能打个折啊？"我笑得得体："不好意思，本店不议价。"就这一回合，她就欣然掏出了钱包，临了还道："其实你这儿的衣服，价钱挺公道的。"我听得险些热泪盈眶。

这已是我今天成交的第三位客人了。在我以翻修店面的形式换汤不换药，治标不治本后，她们皆认为我所售的衣服价钱挺公道。非要等我武装上华丽的表象，她们方能识别出我骨子下的公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毛病？

郑伦在下午三点才挣扎着苏醒，给我打来电话。他刚苏醒后的声音慵懒沙哑："媳妇儿。"我一听，只觉天旋地转，转得我险些跌倒在地、边笑边打滚儿。我唐小仙虽一身质朴，没有婚纱也没有盖头，但也终成了人家的媳妇儿。我娇羞带怯："醒了？"郑伦清了清嗓子，告别慵懒："新床马上送到，你先知会你妈一声。"我也告别娇羞："谁妈？"郑伦知错能改："咱，咱妈。"

真是的，二人都平白无故多出一个妈来。

我打电话给我妈："新床马上送到。"我妈将我视为天降救兵："你爸已经到了，你自己和他说。"我只听见我爸夺过电话："唐小仙，你说说，你这先斩后奏是怎么一回事？"我扭曲着关节撒娇："哎呀，爸，人家新婚，您这又斩又奏的，多不吉利呀。"我爸也知错能改："噢，噢，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"我乘胜而上："您是哪个意思呀？爸，您这三十岁的女儿，已将结婚作为头等的大事，千军万马阻挡不住。而如今这社会，瞬息万变，我今天不结，明天万一结不了了，您说我冤不冤呀？"我爸被我说得头昏脑涨，半天才嗫嚅一句："可，可你跟你妈，也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啊。"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："是我怂恿我妈不告诉您的。可我这也是一番良苦用心呀，您说

您，鞭长莫及，在南方干着急急得满嘴牙疼，北方的我和我妈还得心疼您是不是？这现在多好，您回来北京，直接见女婿见亲家，多省心。”

就这样，我爸被我的伶牙俐齿撵得节节退败。而这时，我又听电话那边叮咚一声门铃。我妈张罗道：“快快快，挂了吧，新床都到了。”我爸只好挂了电话，同去张罗了。而这边，我唐小仙佩服自己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傍晚五点，我在店内关了店门关了灯，借着夕阳西下，红光满面地数了数钞票，再掏出账本和计算器，专心致志地结了账。这周一的利润，已与之前周末的利润不相上下。我啦啦啦地唱了两嗓子美声。

我打了车直接回家，接上等在家门口的爸妈，又直接去了火锅店。那间火锅店位于我家和郑伦家中间，也位于北京的西三环和西四环中间，名叫“圆缘”。它虽不赫赫有名，却也常常座无虚席。今晚，在那里，将举行郑唐两家喜结良缘的喜宴，而出席者只有郑家三口，以及唐家三口。

出租车上，我坐在前排，我爸妈坐在后排。我扭着脖子跟板着面孔的父亲大人哼唧：“爹爹，您还生小女的气呢？”我爸哼了一声，中气十足。这时，我妈胡乱挥了挥手：“哎呀，你爸哪有那么小气啊？刚刚他帮你收拾床，收拾得来劲着呢。”我对我妈这“小气”一词暗暗叫绝，它让我爸动了动嘴皮子，却一个音儿也没发。我眼瞅着他把残余的气，统统咽回了腹腔。

我顺着我妈的话麻利往下爬：“那新床好不好看？郑伦自己买的，我还见都没见过呢。”我妈不答我，反问：“那你刚才还不上楼看看？”我指了指手机上的时间：“这都已经迟到了。”我爸终于发话：“你急什么急？一点儿女孩子的矜持都没了。”我瞪他：“如今我只讲求效率。”女孩子？我早就不是了。

唐家三口到时，郑家三口已经到了。再见郑伦，我心头竟别有一番情愫。他的小卷头发依旧，浓眉大眼也依旧，他西装革履，在这旁

人皆撸胳膊挽袖子的火锅店中独树一帜。他比他站着的妈妈高出一头，比他坐着的奶奶魁梧一倍。哦，对了，她们也是我的妈妈和奶奶了。我心头那番情愫，应称之为陌生的温暖，像是自己即将被好心的陌生人家收养。

郑伦见到我们，迎上前来，深深一鞠躬："爸，妈。"这下，我妈既尴尬又激动，涨红了脸。至于我爸，眼角和嘴角同时一抽，有如革命战士不幸中弹。我体谅他：这么一素不相识的小伙子冷不丁叫谁一声爸，谁都得抽。

郑妈妈也迎上前来，我红着脸："妈。"这声一出口，我紧绷绷的经络终于放松，心头巨石也终于入土，像是完成了一件极难完成的任务。从今以后，我再嚷嚷出这"妈"字，就会有两名中老年妇女应声而至了。

还是"奶奶"这称呼好，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共用这一词。

（3）

我们围坐一桌，我爸妈向奶奶问好，称她为“郑伦奶奶”。奶奶祖籍山西，话少，有口音。那一次我初登郑伦家门时，奶奶问过我老家是什么地方，我说老家是天津。奶奶又问：“天津什么地方啊？”我自作主张答得笼统：“市里。”接着，耳背的奶奶点点头：“哦，顺义啊。”我气馁：这一笼统，从天津市里就直奔北京郊区了。奶奶今年八十二岁，拄拐，因为一年前往床上坐时没坐好，坐在了地上，伤了大致是胯骨的那么一块骨头。从一年前的卧床，到今天的拄拐上下五层楼，老太太真可谓坚忍不拔。

一般人家吃火锅都吃得大同小异，无非是牛羊肉、海鲜、豆制品再加菌类若干。我没话找话：“啊，真巧，我们两家人口味差不多呢。”郑伦一听，附和道：“啊，是啊，真是有缘分啊。”可我再一细想想：这话真是做作，吃火锅能吃出什么口味差别来？辣与不辣？也就这个了吧。

我两个妈面对面坐着，互相偷偷地瞄看对方。我亲妈虽年长我婆婆三岁，但在皮肤上却略胜一筹。她热爱健康的作息，也热爱用黄瓜皮和鸡蛋壳里残留的蛋清美容。她们的发型如出一辙，耳上或耳下，中卷或大卷，只取决于当下距她们上一次去理发店的时间是短还是长。我再看向郑伦头上性感的小卷，那效果，与理发店无关，只出自美发店。我两个妈的身形也相差无几，一米六出头，不胖不瘦，但腰间有赘肉。到了她们这把年纪，谁没赘肉只能代表谁没福气。

长方形的桌中央，铜锅内沸沸扬扬。我一直推崇铜锅和木炭的原汁原味，那不是这钢那钢和这炉那炉等现代科技的产物可媲美的。

我和郑伦面对面，锅上升腾着朦胧的水汽。我们四目交织，我直觉沧海桑田也不过一瞬间。可真的才一瞬间，郑伦的额头就滴下一滴汗来。我为之一振，觉得美好画面如泡沫般稍纵即逝。我低声道：“干

吗穿西装，吃火锅多热。”郑伦倒高声：“第一次见叔叔，我当然要穿得正式一点啊。”当然，之后他又匆匆改口：“不是，是见爸。”

我爸坐在郑伦奶奶的对面，看着郑伦和奶奶的中间。他一听这话，立马挺了挺腰板：“嗯，嗯。不用拘谨。”可其实最拘谨的那一个，非他莫属。我爸身材高瘦，长胳膊长腿。他一直以为，他女儿会遗传他，出落成螳螂般的女模特。但结果，我险些沦落成了童装模特。我号称一米六，其实一米五八。我自认为个子小是利大于弊的，虽说一直生活在人家的眼皮之下，但好歹看似青春。于我而言，青春已逾越了结婚，上升为了目前的头等大事。我爸戴眼镜，典型的知识分子以及优秀党员的容貌。他在我妈和我面前，倒是活泼的，但在生人比如郑家的面前，则仅存端庄了。他腼腆极了，连属于他唐家的女婿也不敢细细瞧个明白。

我唐小仙的第一场喜宴波澜不惊。只听得我妈说：“我这闺女娇生惯养，您以后可得多担待。”又听得我婆婆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不会委屈小仙的。”我只觉我妈干脆利索，事先为我扣上娇惯的帽子，免得我婆婆以及婆婆的婆婆一上来就把我当做使唤丫头。我又觉我婆婆宽厚慈善，表里如一，她那句“您放心”一出口，我的一颗心倒是先放得稳稳当当了。

至于我爸，和奶奶相仿，一张嘴只吃不说。我那次初登郑伦家门时，就见奶奶食量惊人，远远在我之上。而今日我爸坐在她对面，颇有比试之意。我只见这边一筷子，那边一筷子，有如巅峰论剑。我一看就看了个明白：这二人，头衔都乃一家中的大家长，可其实均是傀儡。

郑伦的食量应遗传于奶奶。他虽大汗淋漓，却仍大快朵颐。

喜宴结束后，郑唐两家六口人相继走出圆缘火锅店。我和郑伦走在最后，他偷偷摸摸牵上我的手，俯首至我耳边：“媳妇儿。”我扑哧一笑：“傻小子，娶个媳妇儿美成这样。”郑伦傻笑：“美成哪样了？”

他郑伦与我唐小仙一样，此时此刻被婚姻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没，头脑混沌、表情夸张、手足无措。

走到门外，唐家的傀儡大家长兴致勃勃："来，我代表我们几个家长，祝福你们俩孩子，闪婚闪得美满，美满到白头偕老。"我瞠目结舌："爸，您，您也知道'闪婚'这词儿啊？"我爸喝酒喝美了，颠着脚得意扬扬："你别小看了你爸，你爸我时髦着呢。"我妈替我爸不好意思："哎呀，走走走，回家了。"

就这样，郑唐两家背道而驰，各回各家了。这只有至亲没有好友的喜宴胜利闭幕。这既无聘礼也无嫁妆的婚姻也随之正式拉开序幕。这没有新房只有新床的洞房不在今天，今天，我虽已开始了为人妻的人生，但依旧跟着父母回了唐家。而我的丈夫郑伦，也依旧回了郑家。至于我们的洞房之夜，将发生在我们旅行归来之时。刚刚在火锅店，我们两家已商榷妥当，我和郑伦即将依从旅行结婚的套路开展：近日内，我们将去往他市游玩，返京后，先宴请郑伦一大家，后去到天津，宴请我唐小仙一大家，最后，宴不宴我们的好?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。这商榷结果的雏形本就是我和郑伦的计划，我们不喜婚庆车队排成排，更不喜酒桌几十近一百，一切从简为好。郑伦和我高举反对铺张浪费的旗帜，郑唐两家家长唯余我俩是瞻。

（1）

唐家一行三人回到家时，孙家的独生女孙佳人已在唐家家门口蜷坐成一团。她见了我爸比见了她爸还亲，站得笔直："叔叔，您回来了？几时回来的啊？"我挤上前开门，给她一个后脑勺："你是要在我家生根发芽了吧？"孙佳人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："谁让你害我被焦阳撵去酒店？"我不甘被栽赃嫁祸："屁话，我害你？我清醒时的句句真理你一句都不听，我没睡醒时附和了你一句歪理，你倒当圣旨了。"

我爸我妈把我和孙佳人踹入家门："要吵里面吵，别在外丢人现眼。"我爸和我妈同是国家机关人员，与蒋有虎一样，人称"公务员"。虽说，如今的公务员中已接连出现了官官相护肥头大耳之辈，但他们二人却一直立于清正廉洁的队伍中，一辈子没被人说过闲言闲语，故此越老越怕丢人现眼。

孙佳人就势入了我家家门，踹下了高跟鞋就直直蹿向我的卧房。我家只有三间房，我爸妈一间，我一间，外加一间书房。这几日，我夜夜与孙佳人同床共枕，她睡觉时呼吸沉重，而压于我身的四肢则更为沉重。

孙佳人站在我卧房的门口，屈膝大呼："哇，好棒的床啊。"我看不见"好棒的床"，只从旁侧看见孙佳人两腿一蹬，一个鱼跃，不见了。而那砰的一声代表她扑上了我的床，正在床垫上弹上弹下，那也代表，我和郑伦的新婚之床，被她孙佳人玷污了。

我三步并做两步赶上前去，靠在卧房的门框上。

好，好棒的床。白色床垫下的床体，由两圈白色木板中间夹着一圈绛红色玻璃面组成，而床头是三个白色的木格子，其中嵌有三个绛红色玻璃质的字母，TXX，代表着我的尊姓大名"唐小仙"。它线条干净，没有一弯弧度也没有一笔雕花。它的色彩更干净，白色在绛红色的映衬下，无瑕得像霞光下的雪。

（2）

我一把掐上孙佳人的屁股："你给我起来。"孙佳人疼得弹起来，跑去向我爸妈告状："叔叔阿姨，你们看小仙姐还有一丁点儿女人味儿吗？"我妈向着我："你们俩半斤八两。"我爸也向着我："你没看那床上写着她的名字吗？谁动她就能跟谁急。"

我仰在床上打电话给郑伦："这床天下独一无二？"郑伦刚刚到家，一边换衣服一边说："我找合作厂家定做的，还加十万火急。"

可不，闪婚自然也要"闪床"。虽说洞房不急，但结婚终须有点儿结婚的行头。我来回摸了摸床头的字母："你那边那张，也是我的名字？"郑伦不答我，反而说："不说了，我洗澡了啊。"我正欲再言，电话中已是嘟嘟声了。

这厮，新婚之夜洗澡第一，新娘第二。太夸张了吧。

在位于书房的我的那张旧床之上，我和孙佳人又一夜同床共枕。至于新床，须待洞房之夜方能启用。

孙佳人面向天花板："明天我去你店中拿几件衣服穿。"我纠正她："不是拿，是买。"孙佳人不言不语，胸腔内却仿佛有雄心壮志。我将脸侧向她："喂，你真打算不回家了？打算长期作战？"孙佳人目不斜视："我是骑虎难下啊，只好骑下去。""骑到焦阳八抬大轿抬你回去？"我觉得这事儿太渺茫。孙佳人却觉得这事太美好，笑嘻嘻道："迟早有这么一天。"

我用胳膊肘顶了顶孙佳人："妹妹，听姐一句话，你不回家住可以，你不向焦阳低头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去看看你婆婆，背着焦阳当着焦阳都可以，你必须同你婆婆化解了这个僵局。"孙佳人将嘴嘟向天花板："一见她，我人就先僵了。"见她冥顽不灵，我又吓唬她："那你休想焦阳会向你低头。"孙佳人胆儿小，一吓就能吓住。她若有所思，半晌，终于道："自从他让我住酒店，他还一直没给我打电话呢。"

（3）

孙佳人这孩子，真是白白活了二十八载。工作前由父母保护，除了学习就是吃喝拉撒。工作后又从天而降了唐小仙这么个贵人，保护她顺顺当当、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上升。我的脚在被子下踢了踢她的脚："孙佳人，你自己长大一点好不好？"孙佳人一把抱牢我的胳膊："我长，我长。"我失笑："长什么长？你除了长头发就是长指甲。"

第二天，周二，我一觉醒来叹了第一口气，唉，我何时才能告别大龄单身的生活？而下一秒，我直挺挺地坐直身子，我，我好像已经告别了啊。我竟一夜安眠？我竟睡了个浑然忘我，不知今朝是几何？

我掀下孙佳人压着我的腿的腿，奔回自己的卧室，扑在光溜溜的新床垫上。我妈闻声而至："怎么了，怎么了？"我眼泪汪汪："妈，我结婚了是不是，是不是真的？"我妈系着围裙走回厨房，半道儿上对坐在客厅中的我爸说："这孩子，神经迟钝。昨天结婚，今天才反应过来。"

看来，我真的是结婚了，昨天。

我一如往昔地去了"小仙女装店"，在新婚的第二天仍坚守工作岗位。孙佳人又穿了我的衣服去公司，她说："昨天就有不下三个人跟我说，我的衣服怎么好像和唐小仙的一样啊。"女人看衣服，眼尖得厉害。

夫君郑伦在去工作室之前，来我的店中探视我。我言不由衷："咱都夫妻了，不用这么劳神劳力了吧？"郑伦一耸肩："也对，那我走了。"我一急，一把把他揪住："喂，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啊。"郑伦就势回身将我抱入怀中："媳妇儿，自打和你拿了结婚证，我这心里怎么觉得怪怪的呢？"我又一急，仰着脸问："怪？哪儿怪了？"郑伦将我的头按在他胸膛上："觉得人生多了份责任。小仙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"

哦，天哪，多么好的一个夫君！责任？终于有人对我唐小仙负责了。

不过可惜，才不过区区十小时后，我就对他的“负责”火冒三丈了。我唐小仙在新婚第二天，就让“离婚”二字出了口，如此看来，闪婚还真不是好玩儿的。

傍晚六时许，我饥肠辘辘地打电话给夫君郑伦：“下班后来找我吃饭吧。”郑伦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：“我今天加班，晚点儿再找你，你自己先吃吧。”我遭遇了这一盆冷水，心头心火却蹿升：什么事能比新娘子的事更重要？这婚结的，真是一切从简，连新婚的浓情蜜意也捎带着简下去了。

孙佳人不请自来，来了以后就拎上五六件衣服占住试衣间试个没完没了。后来的客人排队等候：“你这儿生意可真好啊。”看在孙佳人给我当了回托儿的分儿上，我立马就宽恕了她的搅和行径。等候的人数到了三时，孙佳人终于款款地打开了试衣间的门。她把手上的四件衣服往我怀中一扔：“都要了。”看在其他客人的面子上，我对她毕恭毕敬：“好的，您稍等。”

孙佳人一张装模作样的贵妇嘴脸，让三名客人中的两名试妥了衣服二话不说就付了钱，谁都不划价，像是一划就划掉了自己的身价一样。至于另一名，没试就走了，走时还低眉顺眼的，像是为耽误了“贵店”的宝贵时间而不好意思。待三人都走光了，孙佳人还在假模假式地挑选着其他衣服。我心想：你这贵妇可真有闲工夫。

我赠给孙佳人一套新衣新裤。她虽羞于白吃我的，白穿我的，但囊中却更加羞涩。我让她与我一起吃饭，她却说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我问她什么事，她却敷衍我：“哎呀，没什么事。”

走远了三步，她又回头说：“对了，小仙姐，我把你真正结婚了的喜讯传播到公司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挥手把她撵走了。传播了也好，反正迟早要请他们一干人等吃吃喜酒，不如多给他们点儿时间攒攒红包。

我又在七时左右关灯关门。小甜听我拉下卷帘铁门，从隔壁探出脑袋：“姐，又早退啊。”我惭愧：“嗯，你可别学我啊，你务必坚守到最后一刻。”小甜又继续打探：“姐，你这两天生意很好吧？我见人很多啊。”我锁好了铁门，一边迈步一边说：“凑合，凑合。”哪知，小甜一把把我擒住：“那你请不请导购啊？请我吧。”我将目光探向隔壁衬衫店：“怎么，这边要倒闭了？”小甜一甩手：“胡说什么呢你？我们这是国际品牌连锁店，怎么会倒闭。”

（4）

她一甩手，我颠颠儿地就溜了，也没再问她这国际品牌的导购为什么想投奔我这广州品牌。其实说“品牌”我也觉得很惭愧。我这一麻袋一麻袋的货，只不过是出自一家重质量的成衣作坊而已。

我直奔“伦语装修工作室”，手拎加班时的首选食物——汉堡和可乐，以一副贤妻的姿态掩盖一张悍妇的嘴脸。加班？新婚还加班？我倒要看看你加的是哪门子班？

工作室门口，我和郑伦的一员男将相向而行。我以嫂子的姿态先开口：“刚下班呀？辛苦了。”男将一怔，再一开口，就把我气了个半死不活。他说：“你，你是哪位？”我气到手抖脚抖，心想：虽说我们只匆匆见过一面，虽说在那一面中，你郑哥也没有介绍我乃何方神圣，但你小子也不至于把我这面孔忘了个一干二净吧？少说你嫂子我也还有几分姿色吧。我仰了仰下巴：“我是郑伦的妻子。”这下，男将又怔了。而我，堂而皇之地入了工作室的大门。

可下一秒，蓦地，我也怔了。我向夫君郑伦的办公室半掩的门中张望，只望见他和萧之惠的侧脸。萧之惠半脸清泪，而他郑伦则半脸焦急，场面暧昧。我心想：若是我这时将一枚生鸡蛋扔到郑伦的脸上，那他那一脸焦急，能绰绰有余将生鸡蛋烹为荷包蛋吧。

我一脚踹上郑伦办公室的门，悍妇嘴脸蠢蠢欲动。郑伦和萧之惠齐刷刷地望向我，我笑里藏刀，双手一举：“嘿嘿，我来送吃的。”郑伦一脸呆瓜蠢相，而萧之惠脊背僵直。

我皱一皱眉：“哟，之惠妹妹，怎么哭了？你郑哥欺负你了？”一边说，我一边撂下吃的，抚上萧之惠的背，强大的电流透过她的衣服，再透过她的皮肉，直穿她五脏六腑。萧之惠一震过后，又如梨花带雨：“郑哥他人那么好，怎么会欺负我？”这时，郑伦一只抓有纸巾的手伸了过来，而不等我有所反应，萧之惠就将纸巾接了过去。电光

火石之间，他们手碰手、心连心，肮脏至不堪入目。我只觉，我情何以堪?

我一把扒拉上萧之惠的手，她两指一抖，抖下了拭泪的纸巾。在她红彤彤湿漉漉的桃花眼的凝望下，我只听郑伦声音如雷鸣："唐小仙，你干什么呢？"

我一甩头，大义凛然如刑场上遭奸臣诬陷的忠臣："你们这又是干什么呢？"

"小萧她受人欺负，受了委屈，你还莫名其妙地跑来火上浇油。"郑伦又制造雷鸣。

"我，我不委屈？新婚第二天我跑来给你送饭，却抓着你和这狐狸精眉来眼去、动手动脚。我，我不委屈吗？"我越说越委屈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抢地。

萧之惠一愣，不由自主地嗫嚅了一声："新婚？"郑伦没听见，可我听了个真切。她像是刚刚获知这个喜讯，故此如遭晴天霹雳。但下一秒，她又大声嗫嚅了一声："狐狸精？"随即，她的泪水汩汩，仿佛肝肠寸断。

郑伦脑门儿青筋若隐若现："唐小仙，你莫名其妙、血口喷人。"

完了，都完了。我和郑伦的感情仿佛海市蜃楼一般。身为夫妻的我们，他既不信我，我也不信他。试图回忆恋爱中种种感人肺腑的往事，却又少之又少。只有萧之惠的大脑门儿越来越大，像星球一般由远至近，撞在眼前。

我随之现出粗鄙形象："姓郑的，你他妈的给姑奶奶听好了，我要和你离婚。"

语毕，我奔出郑伦的办公室，奔出"伦语装修工作室"。我背后依旧有雷鸣："要离婚？好啊，你以为我不想离啊？"

我再一次与郑伦的那员男将面对面。他该下班却不下班，趴在门口竖着耳朵瞪着眼，见我奔出，惊慌失措之余竟说道："郑嫂您慢

走。”我再次被他气到手抖脚抖：“郑个屁嫂啊？你没听见我们要离婚了啊？”

郑伦他手底下，到底都是些什么妖孽？

下了楼，我愤愤地打电话给孙佳人：“过来陪我吃饭。”可惜了我那汉堡可乐，白白拱手让给了狐狸精，早知如此，不如在其中加半斤砒霜。孙佳人如脱胎换骨一般：“小仙姐，你还没吃饭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办法陪你了。我正陪我婆婆散步呢。”我大惊：这小妮子，还真言听计从于我了。昨天我才刚刚劝她先降伏婆婆，今天她就陪其散步去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一扭脸，用余光瞥见了郑伦那气人的男将立于我身后。我扭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伸手：“我叫吴哲，大家叫我阿哲。”我敷衍地同他握了握手：“你哲不哲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吴哲又气我：“郑哥和之惠的事，关不关你的事啊？”妈的，他竟把我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相提并论。郑哥和之惠？真是刺耳如锥子扎。

（5）

我手指着吴哲的鼻子尖儿："快，知道多少，禀报多少。"吴哲个子矮，梳平头，国字脸，与一贯的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形象相去甚远。接着，我只见他过分分明的双眼皮儿大眼一眨："郑嫂，今后还请互相关照、多多关照啊。"我一惊：他这由书呆子变成八面玲珑的功夫，并不亚于我由贤妻变成悍妇的身手啊。互相关照？看来，是要我提携他呀。如今真是没有活雷锋了。

吴哲在我前面若无其事地走，我尾随其后边走边想：就你这谨慎劲儿，不做卧底真是屈才了。生生走了十几分钟，我不见他有歇脚的迹象，不得不追上前，拦住了他："停，停。我说那什么哲啊，走到哪儿你才放心啊？我们已经走了好几里了吧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。"

在我的啰里啰唆之下，吴哲终于在东张西望了一圈后，向我娓娓道来。

今天下午，萧之惠代表"伦语装修"去与那山西煤老板洽谈他那六套新套房的设计方案。不料，大肚腩的煤老板之前对萧之惠一见倾心，这二见则更发现她如花似玉、前凸后翘，顿生了歹心。他把手搭上了萧之惠的香肩，萧之惠惊慌中企图夺门而出，但门已被煤老板上了锁。就这样，煤老板一边念叨着"你今天从了我，方案啊，钱啊，我统统从你"，一边在办公室中追逐萧之惠。萧之惠被追得心惊胆战，三魂少了两魂半，末了，抄上了茶几上的水果刀。煤老板心想不可以因小失大，萧之惠这才虎口脱险。

吴哲讲得有声有色，我却听得半信半疑："你怎么知道的？"吴哲面色惭愧："隔墙有耳呗。"可不，刚刚他在墙外，还把我撒泼的一段听了个真切！

萧之惠从煤老板处回归公司，自然要向郑伦汇报战果。而郑伦见她因公受了委屈与侮辱，也自然要安慰安慰她。如此一来，我唐小仙

还真是撒泼，莫名其妙、血口喷人了。不过，我笃信，我所喷之人仅仅一人，那就是我的夫君郑伦也。至于萧之惠，她一日对我夫君暗送秋波，我就一日称她为“狐狸精”，没得商量。

这时，吴哲突然面色惊慌：“你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我听了这话也一惊：我哭了？可不是吗，脸上湿漉漉冰冰凉的。我扭过脸：“你先走吧。”吴哲欲言又止，我扭回脸：“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我唐小仙心头的堤坝不知不觉溃决了。我多么怕郑伦的不忠，又多么怕“离婚”二字。自从看见郑伦和萧之惠四目相对的那一秒，我已咬紧牙关，对那“怕”视而不见。我不知道我有多在乎郑伦，但我知道，我在乎我这来之不易却又似易如反掌的婚姻。当下，当一切真相大白，我终于可仰天长叹：我的郑伦没有不忠于我，我也不会变成离异妇女。但那“怕”却已不在我的掌握中，它让我悄悄泪流满面，就像一根绷紧的皮筋，终于可以瘫软。

我突然回过神，想到了吴哲的“互相关照”，但左看看右瞧瞧，他却已不见。

我撒丫子就往“伦语装修室”跑，一边跑一边给郑伦打电话，不过他没接。

等我跑到了“伦语”所在的大楼楼下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郑伦。他正在一个卖臭豆腐的小摊前大吃臭豆腐。

（6）

我一步一步接近他，只见他面部肌肉十分活分，又咬又嚼、欷歔吞咽，好一副心无旁骛的样子。我走过去，好一副贤妻的样子："再给你买一份儿？"郑伦瞥了我一眼，继续大嚼。我小鸟依人般凑过去："对不起嘛，对不起。"郑伦腮边沾有酱汁，却还好意思颐指气使："你哪儿对不起我了？"我服软服到底："人家不该不信任你嘛。"我没有供出通风报信的吴哲，而是佯装自己幡然悔悟的模样。出卖同志的事，我唐小仙不做。郑伦那簇被我口口声声拱高的心火，在我的软语下熄了大半。他最后板了一次面孔："去，再给我买一份儿。"我美滋滋地先为他抹净了脸上的酱汁，后又去买了十二块臭豆腐，再我一口、他一口地分享完毕。冬日的臭豆腐，莫名其妙的香喷喷。

末了，我还是问了："小萧呢？走了？"郑伦抢白我："不走怎么着，还跟着我回家啊？"郑伦还给我讲述了萧之惠和煤老板的羊入虎口以及虎口脱险的事，那情节，和吴哲口中的简直是不差毫厘。

送我送至家门口后，郑伦将我吻了又吻，吻得我几乎想就在这面包车中将他扒光。不过他却突然正儿八经地说："小仙，我们今后可不可以彼此信任？"我也正经地实话实说："可我不信任萧之惠。"郑伦轻摇了摇我的肩："你信任我就可以了。我既然和你结了婚，我既然说会给你幸福，那我就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。"

多坚定的语调，多美妙的誓言，这才是新婚。我唐小仙几乎陶醉了。正醉到一半，我的腹中突然发出咕噜咕噜声。我不好意思："没吃晚饭，饿了。"郑伦失笑。我问他："你不饿？几块臭豆腐就可充饥？"郑伦坦白："吃臭豆腐之前，我还吃了你买的两个汉堡和十串羊肉串儿。"郑伦又坦白："你气得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吃。"我哭笑各半：这是哪门子气法？越气越开胃？另外，我的汉堡终究没入狐狸精的胃，这太好了。